



萬葉文藝新輯

龍套集

索非著

萬葉書店印行

萬葉文藝新輯

龍套集

索非著

萬葉書店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十日初版

萬葉文藝新輯

龍套集

(雜文集)

著者 作者
主編者 編者
發行者 行者
印刷者 者

索非 索非
錢君 錢君
萬葉書店 萬葉書店

有著作權·不許翻印

總發行所

萬葉書店

上海天津路實慶里三九號

編者獻辭

我主編這些刊物，並沒有什麼大的企圖，深的意義，以及過甚的欲求和願望，祇是基於一種無能抑止的情緒，想替作者奠定一個新的基地，替書店企劃一條新的路線，替讀者齊集一些新的讀物，替新中國栽植一些新的花木罷了。

如果這件小小的工作能夠如分地完成的話，我就心滿意足了。

序

世界是一個舞臺，我們是在演戲。——
在演那「喜樂」與「悲哀」的戲。

古人是過去的演員，——我們的師傅，
他們遺下了模範給我們，

我們祇按部就班地一天天地一齣齣地照樣表演。

孩子是未來的演員，——我們的觀眾，

他們正預備跳上舞臺，
依樣葫蘆地照樣搬演。

世界是一個舞臺，

我們是在演戲——在演那「喜樂」與「悲哀」的戲。

如果這世界真是一個舞臺，那麼我生來就是一個「龍套」的角色，我不學無能，我祇能夠在這舞臺上跑跑龍套。

龍套的角色在一般是不被重視的，可是我並不因此小看自己。我知道一個戲的成敗，固然在於重要的主角，可是每一個戲就少不了幾個龍套，龍套在戲裏雖然是無關重要的，可是沒有了龍套還會成一個戲嗎？

龍套有時候在戲裏也頗為重要：沒有了龍套會使戲不成場面沒有了龍套會使演戲的主角沒有威風，沒有了龍套會使熱鬧的場面沒有搖旗吶喊的人，沒有了龍套會使演戲的主角孤零無助；龍套真有點像藥裏的甘草，每一個藥方都用得著牠。龍套也有點像麻將牌裏的「百搭」，什麼場合都能夠湊巧成和。

我說我是龍套，我就是藥裏的甘草，我也是牌裏的百搭。你不信嗎？你看一看我的這個集子，這個集子裏的雜文曾經散見於各種雜誌和報章，那是因為人家要演戲，我湊著跑跑龍套罷了。龍套的演技是不需要批評的，我的雜文因此也不值得一顧。——因為龍套祇是龍套，你把這些雜文都當作龍套看就完了。

萬一這些雜文還有一讀的價值那是龍套以外的事，我實在不敢作這種非分之想。

光

記不清是白天還是黑夜，我從睡夢裏醒來，發見床前一片白光，朦朧的睜眼辨不清是日光還是月光，首先浮起於我的腦海的是李白的詩句：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舉頭望明月，

低頭思故鄉！

然而我沒有故鄉，我不需要思念，我所日夕思念著的，祇是一些久別的故人，一個久困的故國。我始終相信久別的終須重逢，久困的終須吐氣，一到鷄鳴旦旦，東方大白的時候，我一定會帶著思念，用歡欣來迎我故友，迎我故國的。

我舉起朦朧的睡眠，審辨一下床前的白光，不錯，不像是月光，是黎明前矇微的晨光。呵，一首卿雲！

歌立刻浮起於我的腦海：

卿雲爛兮，

糺縵縵兮；

日月光華，

且復旦兮！

卿雲歌使我清醒過來，我揉了揉睡眼，興奮地坐了起來，拔了拖鞋，走到窗前，呼吸一下黎明時的清新的空氣。我感到舒暢，我呼吸不到清新空氣已經八年了，八年來祇生活在苦悶裏，苦悶以後的舒暢，這感覺真是難以形容。

我興奮，我高興，我要捉住這難以形容的感覺，永留在我的生活裏，讓牠在我的生活裏開成絢爛之花，展示在思念了八年的故國之前，展示在久別了八年的故人之前。

於是我走到桌邊，攤開了陳舊的稿紙，抽開了封存已久的禿筆，想把這舒暢的感覺描述下來。那時候晨光雖然曦微，室內還依然陰暗，桌子上有著一段殘餘的蠟燭，我想權再使用一下，劃起一根火柴來，這火柴久已是名不副實的東西了，「熾」地一聲，祇躍出了一點星火，不會熊熊起來，第二根如

是，第三根如是，第四根也還是如是，一連劃了十多根，怪出奇地根根如是，我有點火冒起來，隨後我記起莊周的詩一樣的名句：

日月明矣，

燭火不息；

其於光也，

不亦難乎！

現在天明了，我已經看見了不滅之光，我還用得著殘餘的蠟燭和名不副實的火柴嗎！於是我充溢著歡欣的情緒，把這兩件無用的東西丟出窗外，讓未來的風雨侵蝕牠們。

自己始終認爲是一個無關重要的人，縱然受一些冤，喫一些苦，也不致於有傷體面；所遺憾的，倒是不幸有著一顆赤熱之心，一股正義之氣，一點不屈之志，因此就祇好跌入苦悶之淵了。

爲這心，爲這志，我不知發動了多少次的抗戰，憑著「最後勝利必屬於我」的信念，雖然受辱，雖然喫虧，我始終站得穩穩的，不會像一些淺見的人那樣一碰就碰落臭水溝。

八年，八年來的苦，算是受够了，尤其是最後這幾年，物價的高漲，生活的困難，環境的黑暗，某種勢焰的威脅……像熱帶的毒蛇一樣團團圍困著，一不小心，就容易跌倒，甚至於喪生。然而，然而我終於步步留神，挨到現在。

最難應付的倒是生活，一家數口，嗷嗷待哺，自己是一個窮鬼，一切的費用，祇靠一個人的勞力去掙扎得來，薪給有限，開支無限，萬不得已，從事縮減，喫得少一些，喫得壞一些，漸漸成了習慣，喫得再少一些，喫得再壞一些……人漸漸瘦弱起來，精神漸漸萎頓下來，——這有什麼辦法呢，爲這心，爲這氣，爲這志，咬緊牙齒，收緊袴帶，堅忍地挨著，直挨到現在。

最難堪的是自己的兩條腿，爲了生活，必需行動，因了交通工具代價的狂漲不已，逼得人節節後

退，從三輪車退到黃包車，從黃包車退到公共汽車，從公共汽車退到電車，從電車退到——退到無可再退的馬路，每天的出入，就祇好依靠著兩條腿把自己的日漸衰弱的身體載來載去。

「狂歌當哭，」「安步當車，」開始的幾天，覺得頗難勝任，雖然因日漸瘦弱而體重減輕，要讓兩條營養不良的腿每天負載著移來移去，究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怎麼辦呢，堅忍著，堅忍著，不管管是兩條腿移動一個身體，或者是一個身體移動兩條腿，咬緊牙齒，堅忍著，「安步當車，」「狂歌當哭。」

漸漸漸漸，也像喫一樣，成了習慣，雖然有時候兩條腿因不勝負載而浮腫起來，可是，可是漸漸覺得有力，步履的時候，艱難的程度日漸減低，即使風裏雨裏，即使有時候因必要的事務而必須多走幾趟，也不一定感覺到累，甚且還可以誇耀一句：有時候竟還能夠「健步如飛」哩。

我奇怪我自己，我驚奇我會有這一種力，我更驚奇我的家人也會有這一種力：一種堅忍的力，一種更生的力，一種能夠喫苦受寬的力。

我願這種力，至少能夠在自己的身上永遠保存下去，直到我的生命告終為止。

勤儉·貧賤

曾國藩的季女兒崇德老人壽會紀芬女士在他九十歲生日的時候寫給她的家族幾句家訓：

家勤則興，

人勤則健；

能勤能儉，

永不貧賤。

這幾句話從古老的傳統上看起來，彷彿是一種經驗，彷彿是一種真理；可是，如今世界大變，實際表現於人生的，卻並不如此。販夫走卒，市井小人，依傳統的看來，應該是下賤的，然而八年抗戰，發國難財，勝利財，成了暴發戶，賤儘管賤，卻並不貧，那些持身清正，守志不阿的人，依傳統的看來，應該是高貴的，然而抗戰八年，弄到家徒四壁，喫盡當光，貴儘管貴，卻貧得一塌糊塗。這分明是告訴我們：貧的未必就賤，賤的未必就貧；真正貧賤或不貧不賤的人在這個世界上固然不能夠說沒有，但也許已經是很

少很少的了。

說「能勤能儉，永不貧賤。」這也是古老的看法，在如今的世代，那些謙謙君子，得失以道的人，終日勤勤，節衣縮食，弄得僅謀餬口也不可能；而一些遊手好閒，養尊處優，一笑千金，一餐萬貫的人卻永遠不會夢見過貧賤兩個字。

如此說來，「家勤則興，人勤則健」的事實，在現世代也許不會讓我們看得見的了。

倒是貧和病兩個字彷彿是兩個孿生的孩子，一對熱戀的愛人，是形影相隨，永不分離的。不是嗎？在如今的世代裏，一個毫無依持的正直的人，為生活，祇好勤，因為即使勤儉也不夠生活的緣故，結果成病；病了還須勤，勤了更加病，這樣貧病交攻，非但家不能興，人也就送了命了。這完全是頗為普遍的事實，你不信嗎？隨處可以找見適當的例子。

固然有一些「窮則變，變則通」的人，但那些一定不是道心充沛的謙謙君子，我相信正直守志的人是不會變也不會通的，在這渾噩的世代裏。

天下一家

「天下一家！」

「天下一家！」

「天下一家！」

這一句話已經是非常古老的了，如今又像破曉的鐘聲一樣漸漸地響亮起來。

其實這世界早就應該「天下一家」的，同樣是人，人類總歸祇有一種，分什麼人種，分什麼地域，分什麼強弱，分什麼智愚，分什麼宗派，分什麼……一切都是人爲的，人爲的一切，祇是醜惡，醜惡，醜惡！

如果這世界「天下一家」了，早就用不到軍備，用不到武力，用不到原子炸彈了，所有的科學全都用在圖謀這「一家」的集體繁榮上面，不會有像眼前那樣的浪費的結果的。

如果早就「天下一家」了，全世界的人早成了兄弟姊妹，大家齊心齊力來繁榮這「一家」，試想想該會造成一個多麼美麗的世界。

過去算是錯誤的，算是完全錯誤的，但現在做起來，重新改做起來，還不能夠說太晚。祇需要覺醒，需要全人類的覺醒。

現在已經是覺醒的開頭，大家已經從可怕的迷夢中漸漸覺醒過來了，你聽，「天下一家，」這句古老的話，已經曉鐘一樣地明晰地響起來了。

「天下一家！」

「天下一家！」

「天下一家！」

我願這先覺的鐘聲響徹了每一個陰暗的角落，響徹了整個的世界。

同時我希望這不僅是一種響亮的鐘聲，而是一種有力的吶喊，不僅是一種有力的吶喊，而且是一種光明的事實。

朋友

我說我沒有朋友，這句話是無論怎樣也不會有人相信的。

一天，一個自認是我的朋友的人來看我，我們談著談著，談鋒落到了這個問題，引起了他的甚深的反感。

「怎麼會沒有朋友呢？」他彷彿在抗辯似地說，「人是羣居的動物，人和人中間不會沒有朋友的呀！」

「你的所謂朋友，是拿怎樣的尺度來衡量的？」我說，「我有我自己所規定的尺度——但你不妨說一說你的所謂朋友，拿我的尺度來衡量一下看。」

「那些幾乎天天碰頭，開口老張，閉口老李的，掏得很熟的人不是朋友嗎？」他問。

「那不過是相識，那不是朋友。」我搖搖頭。

「那些同在一處辦事，十年廿年，天天一同進一同出的人不是朋友嗎？」

「那不過是同事，那不是朋友。」

「那些自小在同一個學校裏讀書，晨夕切磋，情真意摯，直到完畢他們的最高的學程也還在同

「一個學校裏的人不是朋友嗎？」

「那不過是同學，那不是朋友。」

「那麼，那些志氣相投，一心一德，在同一個主義之下共同努力的人不是朋友嗎？」

「那不過是同志，那不是朋友。」

「那麼，那些稱兄道弟，祇願同年同月同日死的人不是朋友嗎？」

「那不過是同譜，那不是朋友。」

「那麼，那些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懷抱著天下一家的態度的人不是朋友嗎？」

「那不過是同幫，那不是朋友。」

「那麼，那麼——」他一時說不下去，抓抓頭皮，變成煩惱起來說，「那麼，依你說要怎樣纔算是

朋友呢？」

「依我說嗎？」我悠然地說，「說句膚淺的話：在急難的時候甚至於犧牲自己也拚命救助而在平時反倒淡然的人，那纔有點像朋友了。」

「怎麼說？」他感到驚奇。

「且讓我舉幾個例子給你看。」我說，「管仲、鮑叔是朋友，羊角哀、左伯道是朋友，管寧、華歆是朋友……」

「這樣說來，那麼我是不是你的朋友呢？」他急了。

「你嗎，你且拿我的尺度去衡量衡量看。」

他窘了，紅著臉走了開去，直到現在不見再來。

蘭 口吻

花應該是人人愛的罷，無論是漫山遍野的，或者是庭園藝植的，祇要是花，就會有人愛。

這是一件想不透的事情，人爲什麼要愛花呢？愛牠的香？愛牠的色？愛牠的態？或者愛牠的什麼什麼？總之，花有惹人愛的地方，不論是態是色是香，總有一點會捉住人的靈魂的。

花雖然是人人愛，可是愛花的癖性各不相同，有些人祇愛某一種色，有些人祇愛某一種香，有些人祇愛某一種態，有些人卻祇要是花，什麼都愛。對於前一些人，不能說他們是偏愛，他們自有他們的性格與立場；對於後一些人，也不能說他們是汎愛，因爲這些人根本是無所謂的。

我們慚愧自己讀過幾本書，知道從前頗有幾個專愛的人：陶淵明愛菊，周敦頤愛蓮，林和靖愛梅，他們是愛菊之逸，愛蓮之高，愛梅之清，愛這些花草的不同於凡卉，比之隱士，比之君子，比之美人。的確，一個人可以從愛花上面看出他的性格，他的抱負，他的氣節來。那些汎愛雜花草的人，顯而易見的是些芸芸衆生。

如果有人問我愛什麼，我說我愛蘭，愛蘭之色，愛蘭之香，愛蘭之態，並且愛蘭之品。蘭之色，翠而秀，蘭之香，清而幽；蘭之態，隱而逸；蘭之品，堅而真。其色其香其態其品，沒有一處不教人愛。從前孔子譽牠

爲「王者之香」，屈原在他的騷裏也極口讚美。牡丹雖會被稱爲花王，可是那祇是徒豔一時的濁物。有什麼花能够比得上蘭呢？牠有梅之清，蓮之高，菊之逸，一花兼菊蓮梅三者而有之，並且他還有三花所無的獨具的品，這樣一種銘花，怎不教人愛煞呢？

我的愛蘭，就特別愛他的品。別的無論什麼花，開起來儘管紅豔，儘管濃香，儘管作態，儘管拿出妖冶去迷惑芸芸衆生，一到開足，萎了謝了，沒有不落英繽紛，隨風沾泥的；即使清如梅，高如蓮，逸如菊，到頭來也免不了落到這樣够悲慘的結局。唯獨蘭，蘭就獨異羣卉，並不繽紛，也不隨風，牠有牠的獨特姿態，從開始到開足，從開足到開謝，始終是一個樣兒，既不會有一張花瓣跌落下來，也不會有一張花瓣萎癟，要落整朵兒一齊落，即使落下了，也依然還是整朵。牠的性質非常爽脆，你祇能使牠斷裂，不能使牠折皺，牠不像一些凡卉那樣一揉就爛，牠真像一些烈性的志士一樣，有的是牠的堅貞，自始至終，完全是「寧爲玉碎」的。

蘭真是德比君子，有這種特性的花，也許可以說是在花羣中間所獨有的，臘梅的品性雖然還可以差強人意，可是到頭來總也難免萎癟的。

我愛蘭，愛蘭之色，愛蘭之香，愛蘭之態，特別愛蘭之品。因爲蘭能够策勵我，勸勉我，督促我，教我在無論任何的環境之下勉爲君子，做到「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地步。

現在，我想像佛菩薩一樣發個宏願：我願天下衆生，人人愛蘭，從蘭受些陶冶，得些教訓。

菊花

在花叢裏有着這樣一件耐人尋味的事：

當遍地的綠茵開始萎黃的時候，當繁榮的木葉開始飄落的時候，當笑舞在春天夏天的花兒朵兒隱匿起牠們的豔態的時候，菊花突然地黃了，黃在肅殺的環境裏，黃在凜冽的秋風裏，黃在嚴嚴的濃霜裏，黃在悄悄的暖日裏，傲慢地，矜持地，自愛地。

這是什麼緣故呢？青年人不會知道，老年人也不會知道；富貴人不會知道，貧窮人也不會知道；祇欣羨春光的鳥兒不會知道，祇歡迎夏露的蟬兒也不會知道；至於那些逐臭之蠅，鑽腐之蛆，更不會知道，更不會知道。

菊花在秋風裏孤傲地開著，目空一切地開著，這是為著什麼呢？我可以說這是牠的節操。牠不與富貴妖冶的牡丹同開，這是牠的節操。牠不與柳暗花明時節的桃李為伍，這是牠的節操。牠不參加槭子花白蘭花的行列，這是牠的節操。牠不與滿樹黃金似的桂花鬪豔，這是牠的節操。牠不開在春天，不開在夏天，而開在一個冷落的深秋，這是牠的節操。牠不……

菊花靜靜地開放在冷落的深秋裏，孤芳自賞，不求聞達，這時候愛花的人們會忘懷了妖冶的牡

丹，忘懷了濃豔的桃李，忘懷了馨烈的梔子花白蘭花和桂花，甚至忘懷了出汗泥而不染的蓮花，忘懷了先早春而開的梅花，大家熱愛起菊花來。愛菊花的人不一定是爲了牠的節操，可是作爲現代的陶淵明的人，我相信一定還有人在。

說起來也够奇怪，菊花有香，不够香，可是自有人愛牠的不够香。菊花有色，不够豔，可是自有人愛牠的不够豔。菊花寄隱東籬，可是自有人愛牠的能隱。菊花莊如君子，可是自有人愛牠的能莊。——雖然真正能够愛牠的超凡的性格的人在如今的世代不見得多，可是牠的淡然處世的節操是值得頌讚而無能抹殺的。

我敢說沒有什麼花能與菊花媲美，除了在深秋含苞度過了嚴冬在初春開放的蘭花，以及特選在嚴冬開放的臘梅花。所以，當菊花開放的時候，什麼花都退避開了，除了在溫室裏被培養出來的一些失時的花朵。

我彷彿感覺到菊花給與人們一點暗示：牠不要人們熱中富貴，熱中妖冶，熱中香豔，甚至熱中一切不必熱中的乃至不應該熱中的，牠要人們明白一個人的處世要淡一點，清一點，高一點，雅一點，甚而至於無所謂一點，與世無爭一點。

菊花真像一個高雅的隱士，牠散播著樸實純潔的芳馨，這芳馨，初出茅廬的青年人體味不到，行將就木的老年人也體味不到，祇有中年人，飽經世故的中年人纔深深地體味到了；不錯，人是應該與

世無爭一點，無所謂一點，雅一點，高一點，清一點，淡一點，並且應該有節操一點。

現在又是菊花盛開的時節了，我對著那不求聞達孤芳自賞的朵朵黃花，不禁百感交集，因為我恰是一個中年人。

第一支煙

苦悶！八年的苦悶，這時期不能說不長呀！

不知道是人類根本天生著那種好鬪的劣根性呢，還是現世界存在著的種種不良的制度所造成的惡果，那種可怕的殘酷的戰爭終於在八年前的那天開始了。

自己是一個中國人，具有著一顆中國人所同有的心，當時的敵愾同仇的心理，滿懷憤慨的情景，真是不可遏抑，然而自己是一個文弱的人，無力肩起武器上前線去，在後方空口嚷嚷，卻又不願，於是苦悶了。

三個月以後，這苦悶突然加重起來，自己又沒有力量往內地移，就像被釘釘住了一樣，連人帶地一起淪陷了。

從此成了一個被遺棄的人，成了一個流浪者，成了一塊行尸走肉。

然而一顆滿有熱血的心，在躍動著，在沸騰著，而自己卻不得不裝成若無其事地鎮靜。越是鎮靜，越是苦悶，內心的自訟，無時或已，說不出的難受，別有一股滋味在心頭。

「悶啊！」時常我不由自主地嘯出來。

「吸一支煙罷！」每當我發聲長嘯的時候，妻這樣勸我。

妻向來不贊成吸煙的，她以為煙能損腦，每次每次當我燃起煙支的時候，她總是苦苦勸告我呢，總是殘忍地抹殺了她的好意，直到她勸我吸煙的時候——顯然的，煙也墮入苦悶的深淵了。

「你也吸一支罷，」我破例地反而勸起她來了。

「我不會，」她的話裏彷彿存有著一種希望。

「煙會解除苦悶的，」我彷彿有點誠心拖人落水的意味，準對著她的希望下這味藥。

於是她破例地吸了。

這事像是頗為奇怪的，她竟是一個久違的煙客，有著非常熟練的姿態，於是她吸了，我也吸了。

然而吸煙並不能夠解除苦悶，僅僅給這種希望以不合理的慰藉。而且，雖然吸煙，卻毫無煙味，煙葉的天天變壞是一個原因，自己的不知所云是又一個原因。

我們懷有著凡是中國人都懷有的希望，雖然在惡劣的環境中，天天希望牠早日到來，然而這希望是愈來愈遠了。

一年二年三年四年五年……愈是迫切，愈是渺茫，許多人絕望了，許多人倒下去了，許多人的沸騰著的熱血漸漸靜下來了，可是許多人還是堅忍地期待著。

「悶啊！」

「吸一支煙罷！」

「你也吸一支！」

就是這嘯和煙安排了我們的生活。人漸漸地瘦下來，精神漸漸地萎頓下來，營養不良，腰圍瘦小——這倒好，這至少可以證明我們是「善良份子」，不會「暴發」。

新的苦難臨到我們的頭上，許多人住了「公寓」，許多人進了「公館」，許多人成了殘廢，許多人送了命。

「悶啊！」

「吸一支煙罷！」

「你也吸一支！」

雖然已經熟習煙並不能夠解悶，雖然毫無一點煙味，可是我們吸著，吸著，彷彿煙是接近希望的梯子，從煙頭看得見一點光明。

希望彷彿愈來愈遠，這戰爭漫無止境地伸展著，瀰漫了全中國，瀰漫了全世界，直到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聯合起來，動員了全世界的武力來撲滅這滔天的戰禍的一天。

「始七七，終七七……」有時候我變成迷信起來，拿這種東西來安慰自己，彷彿真的會「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若是不報，時辰未到」，我一天到晚咬緊了牙齒，忍受著，忍受著，在路上我低了頭，在人

前我封了嘴，毫無一點笑意，表面上像個傻子，心裏卻總在說：「忍著罷，總有一天光明會到來的。」

這「一天」彷彿是在意中，又彷彿是在意外，終於在度過了八年苦難的那一天到來了。

這天晚上，人們忽然騷動起來，這久已不會聽見的歡呼的聲音，響徹了街市，響徹了雲霄，這聲音令人高興，令人興奮，令人一時地忘了過去，忘了苦悶。

這消息證實了的時候，妻變成了未成年的孩子一樣，傻傻地笑起來，我呢，興起了一些新的感傷：八年，這戰禍使我虛活了八年，在這八年中，一無貢獻，一無建樹，一無成就，人老了，眼花了，惟一能够安慰的：心還是赤的，血還是熱的，胸還是挺的，腰還是直的，人還是完全的。

苦悶，八年的苦悶，這該是解除的時候了。

妻興奮地行動起來，遞給了我一支煙，自己也含上一支，劃了一根被稱爲「必勝」的火柴，煙頭上立刻有了光明，我們忘了一切地狂吸起來，覺得這煙比往常不同，顯然地有了煙味。

「這是第一支煙，在自由的中國！」我們都存有著這種奇妙的感覺。

酒

我愛酒，我愛酒的色，酒的香，酒的味。

我愛喝酒，我愛喝各種各樣的酒，種種的酒色，酒香，酒味，我都愛，我都愛。

自從好戰的惡魔在世界的一角燃起了一把戰爭的野火以後，酒色變了，酒香變了，酒味變了。

愛酒的我，突然地被推落了苦悶之淵。

喝著，喝著，酒色變了，酒香變了，酒味變了。

我彷彿不是喝著酒，是喝著無辜人民的血，殷紅的顏色混和著炸藥的氣息，腥澀的滋味。

戰爭的野火瀰漫了全世界，整個地球掌握在魔掌之中，血肉橫飛，酒花亂舞。

我喝著，喝著，越喝越不是酒，是血，是全世界無辜人民的血，血的色，血的香，血的味，代替了酒的色，

酒的香，酒的味。喝著，喝著，毫無一點酒的感覺，完全是血，血！

一顆「原子炸彈」擊醒了好戰的惡魔的迷夢，整個世界突然地和平了。

我舉起顫抖的手，擎著一杯「勝利」的酒，迎接著光明的到來。

啊，這酒色，這酒香，這酒味，我又回復到從前一樣，充分地享受著，享受著了。

宴

我非常幸運，我喫到一餐好飯。

那是一桌豐盛的筵席，滿臺子鷄鴨魚肉，海味山珍，有好些菜我竟一時記不起牠該叫什麼名式。這樣的筵席，我好幾年沒有看見了，如今突然地和牠對面，我的心不知道是歡欣，還是難受。

我舉起筷來，我想到我的家人，爲了我一個人的清苦，累得他們陪伴著我，八年來的生活，一天一天逼迫著我走上清寒之路，弄到維他命缺乏，弄到營養不良，弄到貧血，弄到神經衰弱……這樣想著的時候，我的手軟了下來，一陣哀感侵襲著我，我的頭因神經衰弱的緣故而有點兒暈了。

我舉起筷來，我想到廣大的民衆，八年來被困在戰爭的魔手之下，主要的糧食被搜括一空，什麼都遭逢到了殘酷的統制，「豬喫人食，人喫豬食」，從前的民謠成了如今的事實，弄到遍地是血，遍地是餓殍，遍地是病夫，許多許多可憐的人倒下去完了，許多許多的人祇能够拖著極難支持的病體……這樣想著的時候，我的手軟了下來，我的失神的眼睛紅了又紅，我幾乎要哀哀地哭起來。

這是債，這是數算不清的債，什麼時候我們纔能够獲得清算，什麼時候我們的可憐的民衆纔能够獲得清算呢？

同座的人也許多少有點同感，大家不十分健談，祇呆呆地坐對著這豐盛的筵席，雖然大家都是久別重逢的舊友。

「八年以前我們會經這樣地聚在一起，一同喫喝，一同快樂，」一位從內地來的朋友衝開了一時沈寂的空氣說，「讓我們仍舊和從前一樣，一同快樂，一同喫喝，一同慶幸我們的餘生罷。」

「是的，我們應該慶幸我們的餘生，」我心裏應和著。

於是大家一同喫喝起來，我也暫時忘懷了一切，一同喫喝起來。

我非常幸運，我喫到了一餐好飯。

第二一碗飯

記得有一天，米價正在狂漲到十萬圓一擔的那一天，我們幾個窮光蛋聚在一起喫飯。我們對於飯食的好壞，好久以前就不過問了，實在因為肚子要餓，在沒有辦法的時候，隨便弄一點東西填填肚子罷了。

我們不問飯食的好壞，見了飯埤頭就喫，也不辨一辨飯菜的滋味，也不看一看飯粒的色澤。

「飯要一百二十五圓一碗呢，」當我添取第三碗飯的時候，一位朋友突然發出這樣一個警告，並且接著說：「而且米要五分錢一粒。」

我們被他的話楞住了，大家停下來向他質問。

「現在米價是十萬圓一擔，一升米就是一千圓，」他說，「據燒飯者的實際經驗，一升米至多祇能燒成八碗飯，一千八分，一碗飯豈不是一百二十五圓嗎？」

「那麼米怎麼會貴到五分錢一粒呢？」一位朋友性急地問。

「——我昨天晚上閒著沒有事，」他說，「我做了一件傻事情：我用秤稱準了一合米，仔仔細細地把牠一數，大大小小一共是二千一百三十六粒，我們假定一合米平均二千粒，那麼，照現在的市價

自然是每粒五分了。」

我們喫飯，因為是工作的關係，向來是集在一起包飯喫，我們祇知道一個月要多少錢。雖然近來的包飯的價格一次一次高漲起來，我們還是糊裏糊塗，暗暗地責怪包飯作，斥罵包飯作的老闆黑良心，缺德。現在經了這位朋友的精密的統計，我們覺悟到我們的飯食的愈喫愈壞是有理由的。於是我們互相地約定每人至多祇喫兩碗飯，一則幫幫包飯作老闆的忙，再則可以預先把肚子練小起來，免得將來沒有飯喫的時候會過分難受，並且決定以後逢到包飯作加價的時候全盤接受，不提異議。

「本來麼，一個人的飯量，其實兩碗也儘够了，」一位稍微懂得一些醫藥常識的朋友說，「如果飯菜能够稍好一點，也不一定會發生營養不良的。」

自此我們依然埋頭喫飯，依然不辨飯菜的滋味，依然不看飯粒的色澤，並且遵守了我們的約定，每人至多喫兩碗飯。

米價一次一次地狂漲起來，每一次的變動，我們在喫飯的時候就說一次笑話，用來調劑一下苦悶的精神。

「今天米要一角錢一粒，飯要二百五十圓一碗了。」

「今天米要二角錢一粒，飯要五百圓一碗了。」

「今天米要四角錢一粒，飯要一千圓一碗了。」

「今天米要五角錢一粒，飯要一千二百五十圓一碗了。」

對於每次的報告，我們除了埋頭喫飯以外，總是報以大笑，但後來笑聲漸漸減弱，終於笑不出來了。我們深深地感到生活的嚴重，深深地感到我們的有限的收入，敵當不住無限的支出——沒有辦法，終於在飯價高漲到一萬圓一客的時候，我們在哀傷淒惋的情緒之下散了夥，雖然每天仍在在一處工作，卻祇好各自回家喫飯了。

家裏的飯食早已比包飯作所供應的壞，然而有什麼辦法呢，唯一的自慰，是我們的信仰，我們相信贖武主義終要沒落，永久的和平必會到來的。堅忍地等著罷，等到光明的火炬照耀起來的時候，我們會獲得我們的幸福的。

「勝利」的消息傳來以後，第一個我高興起來，首先浮起在我的意想裏的是我將要好好喫飯，將要滿意地喫我的第三碗飯，用來補益我八年來弄到極度營養不足的身體。

可是，當我在可憐的家庭裏第一次端起這第三碗飯的時候，突然傳來這麼一個消息：

「今天米價狂漲，上午一百二十萬圓一擔，下午要一百六十萬圓一擔了。」

聽見了這個驚人的消息的時候，我的手不自主地一鬆，這第三碗飯迅速地脫離了我的手「撲」地一聲，碗碎了，飯粒散了一地。

粗茶淡飯

「粗茶淡飯」這句話，在過去，不過是交際場中流行的一句應酬話，事實上發帖子請客或是知交便酌甚至個人的日常飲食，絕對不會真正地粗茶淡飯的。因此我相信這「粗茶淡飯」的真味，不會有人如實地嘗到過的，至少在現代。

然而我不得不誇耀自己的幸運，我倒是曾經有機會嘗到過的。說「曾經」是顯明我並不是經常地粗茶淡飯；說「機會」是表明這是偶然而且難得；說「嘗到」是證明這是一個完全真確的事實。

我服務的公司，依據著一般前進的公司商店的慣例，對職員不供膳宿，我們的備作午餐的飯，除了你有力量可以隨便在外邊坐館子或是買來喫以外，必須每天從自己家裏帶出來。我在這公司服務了二十年，自帶午餐，已經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雖然使家庭的員工平添了一些累，可是這有什麼辦法呢？人是必須生活的，這也可以算是「爲生活而生活」哩。

一天，我的午餐，家裏忘記替我備菜（事實上我知道一定是一時沒有錢備菜，否則，已經變成了日常工作的事，怎麼會忽然忘了的呢？）早晨，我整裝待發的時候，作爲家庭員工之一的妻愁苦地對

我說：

「怎麼辦呢？今天忘了替你備菜！」

「不要緊，我在外邊買一些好了。」我這樣撫慰了一句，提起一盃白飯出離了家。

事實上那天我身邊也沒有錢，起初我自以為總會有辦法的，可是直到中午還不會想到辦法。時候到了，肚子感到飢餓，當時我想起了「粗茶淡飯」這句話，我想不妨趁機會來實驗一下看，飯是現成有著的，祇要一杯粗茶就成了。

於是我向一個愛茶成癖的同事討了一杯茶，開始我的奇異的午餐。

「喫白飯」究竟還不會有這種習慣，開始的時候，滿口粗糙，（我喫的是上好的江北秈米，）食難下嚥，當我耐心地慢慢咀嚼的時候，所有的怨恨擁上心來：我怨恨佔世界的野心者，他們隨意燃起了戰爭的野火，讓我們愛好和平的人民浮沈在水深火熱之中；我怨恨現在的資本制度，牠讓我們的赤貧的人，永遠得不到翻身；我怨恨自己的能力，憑有限的勞力，換不來一家的溫飽，甚且不能夠溫飽自身；我怨恨……

我一邊怨恨，一邊咀嚼，粗糙的飯粒在我的嘴裏變成碎粉，拌和了唾液，漸漸感到一種難以形容的甜味，這甜味，所有的糖分是難能比擬的，牠很甜，可是不太甜，牠的甜味使人想到了戀愛，初戀的味兒也許確是這樣的。我咀嚼著，愈嚼愈甜，等到所有的飯粒全成糜粥的時候，我喝了一口粗茶，滑滑地

下嚥，一種異樣的感覺湧上我的心頭，我椎氣地覺得我從來沒有嘗到過這種異味。我感到異樣的甜，異樣的舒服，異樣的心曠神怡，一切的怨恨經這一嚥全都嚥下了，我變成高興起來，細細地嚼，慢慢地嚥，伴著那一杯粗茶。我覺得所有的人要是發見這一個祕密，我想我們的生活會有一個大大的改變，如果「粗茶淡飯」能够普遍地實行的時候，我們就不怕資本主義的過分的榨取了。

我不會辦到永遠粗茶淡飯，可是我深深地體驗到粗茶淡飯非但是一句至理名言，而且具有真知灼見，並不是一句泛泛的交際場中流行的應酬話。

可是，誰真的是在奉行著粗茶淡飯呢？在如今的世代。

歌 謠

記得汗「逆」非銘當他還「前進」的時候，有過一首「國民革命歌」之後，民間就流行著如下的歌謠：

大餅油條，

大餅油條，

脛麻花，

脛麻花，

兩個銅版一條，

兩個銅版一條，

頂刮刮，

頂刮刮。

這充分表現了人民著眼於生活，祇要能够安居樂業，祇要能够豐衣足食，其餘的事情是不大歡喜顧問的。這樣一種「大度」的國民，可惜生不逢辰，時運不濟，常常被陷在水深火熱之中，陷得最深最苦的，要算是這一次敵寇的侵略戰了。八年，八年的冗長的歲月，人民被捲在可怕的戰禍中，堅貞苦鬥，出死入生，天幸在受了八年苦痛的如今，光榮的勝利終於獲得了，人民當此，該是怎樣的歡欣鼓舞，額手稱慶呢！

祇是，民以食爲天，人民是以生活爲前題的，勝利以前的一切物價，已經狂漲到快要脹破的程度，誰知道勝利以後物價更以非常的速度暴漲起來，在過去，人民有著極大的希望，總還忍受得住，現在這打擊，簡直是一種絕望的打擊，大部分的人民會因這種打擊而倒下來。雖然已經有人大聲疾呼地嚷著「莫失人心，」「莫失盡人心，」可是，單就大餅油條而論，已經飛漲到兩千僞幣一件了；據曾經喫過兩個銅版一件的老年人（其實是中年人）說，現在倘還沒有從前的一半大呢。

「祇十圓法幣一件，真便宜！」重慶人卻這麼說。

可惜上海人不會有福氣全都到重慶去，否則物價即使比如今更暴漲上去，我相信依然還是一片便宜聲哩。

其實呢，惡良心說，大餅油條的售價還不算貴，有好多的物價早已漲到好幾萬倍了，而大部分的也總在萬倍以上，即使大餅油條今天賣到百圓法幣一件，也不能夠說是太貴的。因此，我相信，物價如

果再這樣無限止地上漲，大餅油條總會有賣到百圓法幣一件的一天的。如果真的有一天會有這樣的超高物價的時候，我相信民間一定又會有新歌謠唱出來的：

大餅油條，

大餅油條，

脆麻花，

脆麻花，

一百法幣一條，

一百法幣一條，

真可怕，

真可怕！

眼鏡

也許這是命運，或者說是因緣，二十多年來追隨著我的始終忠實地替我服務的眼鏡，在我們日夕所企待著的光明到來了以後的某一個特殊的際遇裏，突然離開了我，「狀元（圓）及第（地）」發出一聲淒厲的呼喊，碎了。

我近視，眼鏡一離開我，眼前就是一片模糊，連伸手救援的機緣也沒有，就這樣，我的忠實的眼鏡，壽命告終，碎了，毀了。

這並不是我的第一副眼鏡。我很年青的時候就近視，我很早就戴用眼鏡。以前的眼鏡，對我的服務，似乎並不忠實，起先還能够稱職，兩三年以後，就顯然地懈怠了，因此我每隔兩三年必需換一副眼鏡。雖然每換一次，近視的程度加深一次，但對於前一副的遺棄，並不感到惋惜。我需要的是忠實，對於不忠實的夥伴，我還用得著惋惜嗎？

二十多年前換到了這一副眼鏡的時候，起先我對牠並不重視，心想眼鏡的性格就是這麼一個典型，反正不會忠實到底的，可是，不久我發見了牠的特出的性格，牠忠實。牠的始終忠實的美德——我要說這是美德，持續著替我服務了二十多年，始終不變，永守不渝。而我也就從此不再有那種每隔

兩三年必須換一副眼鏡的麻煩了。

我怎麼能够不深深地惋惜呢？我的中半生就祇依靠著牠。牠使我眼前明晰；牠使我看得清遠；近近的事物，牠使我分辨得出各種各樣的顏色；牠使我看得出當前的絆腳石，陷阱，網羅；牠使我辨認得出朋友與非朋友；牠使我觀察得出好人與壞人；牠使我……

我怎麼能够不深深地惋惜呢？在我的過去的半生中，牠幫著我讀了多多少少有益的書，牠幫著我做了大大小小的正經的事，牠幫著我看透了怪怪奇奇的炎涼的世態，牠幫著我理解了陰險險的叵測的人心，牠幫著我……

我怎麼能够不深深地惋惜呢？這二十多年，牠對我這麼忠實，引使我對牠表示堅貞。這是事實，牠用了牠的偉大的忠實，換取了我的渺小的堅貞，在牠的一生的最後八年中，牠時時刻刻替我發見魑魅魍魎的形跡，牠時時刻刻替我發見山靈海怪的陰謀，牠堅定地指示我必會到來的勝利，牠明確地指示我當走的道路。

這樣一個始終忠實的夥伴，可是如今完了，牠突然離開我而墮毀了。——也許這是一個啓示：世界已經和平，光明已經永在，當前的祇有康莊大道，祇有一片歡欣，用不著再費力去看，耽心去想，一切的一切，祇要閉上眼睛安心地享受，享受，享受！

如果這真是一個啓示的話，我將不再戴用眼鏡，而且對這忠實地護衛著我始終站在光明的正

道上的牠——新近碎毀的眼鏡舉行一個隆重的葬儀！

衣服

我八年沒有添置過衣服，所有的衣服全都是八年以前的。這並不是說我存有著過多的衣服，倒是因為我沒有過多的錢。我生來貧賤，從來不敢有過裕足的夢，過去的半生祇靠勤儉度日，可憐如今的世界大變，越勤越儉，越貧越賤，升斗小民是注定了這種命運的。

即使在八年以前，我的衣服也不曾有過一套像樣的，我的所有的衣服，不是從舊衣鋪裏買來的，便是專揀那些最壞的材料。就是這樣，我也還曾經遭逢到了最大的苦悶：不知道是什麼因由，自從我流浪到了這可詛咒的社會以後，我的過度勤勞的，身體日漸發胖起來，每一套衣服穿上了身以後，等不到牠的破爛便感，到緊，感到小了，於是我祇得在僅有的生活費用裏勻出一點點錢來另買一套較為寬大的。衣服究竟是寬大一些的舒服，不上十年，我就有了好幾套大小不齊的舊衣服，而那最先的一套竟小得幾乎穿不上身哩。

我生來就有保存舊貨的惡習和嗜好，這些大小不齊的不能再穿的舊衣服就在這惡習和嗜好之下，一套一套地被遺留了下來。

也許是我個人的厄運，或者也可以說是幸運，抗戰軍興以後，物價騰騰地暴漲起來，一向貧賤的

我，靠著僅有的微末的薪水，連餬口之費也短缺了一大段，添置新衣就變成了絕對的夢想，甚至連跑舊衣鋪也變成了絕對的夢想。當時我頗爲自己耽心，我的僅能合身的一套舊衣服不能再穿了，怎麼辦？穿破了怎麼辦？天幸我的胖身體中止了發胖，並且急速地瘦小下來，從前的被遺留著的小得不能再穿的舊衣服，漸漸地，都能够一套一套地重新上身。這樣一來，我非但不用榨取僅有的生活費用去添置，反倒一下子有了好多套可穿的衣服，舊雖然舊，大小雖然不齊，可是我放心了，至少我總有一個時期不至於愁沒衣穿了。

一個現象使我一時地感到難受：有幾套衣服寬大得幾乎裝得下兩個人，穿起來全不稱身，如果在馬路上給警察老爺注意到了，也許會疑心到我是從什麼地方偷來的，誰會知道在從前我還嫌牠太小了呢。另一個現象：這些都是擱置多年的舊衣服，而且轉到我的手裏的時候早已舊透了，因此，毫不經穿，一穿就破，我就祇好利用補釘來彌補這個缺憾。

現在天明了，我穿的還是一套舊衣服，雖然不是最後的一套，卻是最小的一套，然而依然還嫌寬大，依然還彷彿是從什麼地方偷來的。

我怎麼會變成這樣瘦小的呢？誰知道！

也許變瘦變小的不祇是我個人罷，在這抗戰的八年中間，我相信！

帽子

我記得我彷彿曾經有過帽子，並且記得彷彿曾經藉牠遮過太陽，當過雨。那是一頂又舊又破的呢帽，雖然藉著牠會使人發生誤認，可是牠是一位朋友臨別時送我的禮物，雖然這禮物歸我的時候已經有點破舊，可是友情勝過一切，我就非常寶愛牠了。

我們都是窮人，我有的是窮朋友。窮人是沒有土地，沒有故鄉，沒有祖國的。爲了生活，我們不得不到處流浪，像江湖裏的浮萍一樣到處流浪，我們這些窮朋友有時聚在一起，有時卻又各自流散了。聚在一起的時候，我們是分不開的夥伴，各自流散的時候，我們又淡然若忘了。我們的友情雖然像酒一樣烈，像水一樣淡，然而都依從了命運的支配，合時就合，離時就離，大家沒有什麼掛礙，有時候偶然互贈一些破舊的東西作爲紀念，大家就怪出奇地非常寶愛著了。我的這頂帽子，就是在這種情況之下獲得的。

我本來沒有帽子，過去我在太陽底下或是雨底下行動的時候，我不得不躲躲閃閃，免得被強烈的太陽曬焦了頭，或是被絲絲的雨淋溼了臉。這頂破舊的帽子對我是一件最大的恩物，藉了牠我可以堂而皇之地在太陽底下或是雨底下行動，不再需要躲閃了。

這帽子追隨著我好多年，不論晴天或是雨天，祇要我一出門，牠總是在我的頭上。帽子上，我就彷彿覺得一個朋友伴在我的身邊，使我感到溫暖，使我不得不頌讚我們窮人的偉大的友情。

我藉帽子遮著太陽擋著雨，不分冬夏，一年一年。帽子因雨淋日曬而愈加破舊，可是越破舊我越寶愛，寶愛得幾乎使人家當作古董看哩。

一天早晨，是一個風雨之晨，我戴上帽子，冒著風雨，上街去擠電車——那時候我還有資格擠電車，不像現在那樣祇好用自己的兩條腿來跑路。車上人很擠，我祇能够站在月臺前靠門口。車鏗鏘地開了，迎著風，雨借了風勢，噴灑一樣地掃到我的臉上來。我計劃著換個方向避避雨，突然一陣風向我正面衝來，帽子一度震撼，輕快地行動起來，我趕快伸手捕捉，祇來得及捕捉住我自己的頭，「拍」地一聲，手打在頭上，引得同車人笑了起來。帽子乘著風，做了一個輕盈的恣態，飛進車廂，飛過同車人的頭，揀定一個做著的窗口，Gone with the wind（隨風而去）了。車急急地前馳，我祇能够向在馬路上飛舞著的帽子投一瞥惜別的眼光，無可奈何地任牠去了。

我很悲感，我失去了帽子，我就彷彿失去了友情。我未始不能够另買一頂，但我寧願讓我的可憐的頭在太陽底下曬著，在雨底下淋著，為的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使我容易想起帽子，容易想起我們窮人的偉大的友情。

從此我不會有過可以遮陽當雨的帽子，直到現在。那個送我這件禮物的朋友也不知道流浪在什麼地方，我們不會通過消息見過面，直到現在。

第十八個洞

據說妻爲我購買皮袴帶的時候，曾經跑遍了這個都市的大小百貨商店，商店裏並不是沒有皮袴帶，祇是大都是普通尺寸的，要覓一條特別長的，千難萬難。

妻的恆心和毅力真可佩服，他跑著跑著，找著找著，終於在一家百貨商店裏找到了。尺寸特別長，全都市祇有這麼一條，再也沒有本領找出第二條來。

妻把這條皮袴帶呈獻到我的面前的時候，嚇了我一大跳，那麼長，那麼長，即使讓給古廟裏的四大金剛，也許會嫌牠長的。

「太長了罷，」我接受這件禮物的時候，我遲疑地說。

「你試試看，」妻表露著孩子一樣的心情，親昵地說：「有五個洞呢。」

我開始觀察這皮袴帶，那是用英國牛皮精製的，上面還印著那英國皮件商的牌號，皮相當厚，相當柔輓，可以想像得到外國製革工業的進步。牠的長度，拿我的手臂測量起來，足有一臂半，如果用尺，我想也許會有一碼半罷。這皮袴帶一端綴著一個金屬的方環，環中間連著一個活動的金屬棒，另一端一排開鑿著五個洞，每一個洞的距離大約有一寸光景。我拿起有洞的一端穿進另一端的金屬方

環，使活動的金屬棒穿進孔洞，造成了一個圓大的皮環。

「那麼大！」我看著這圓大的皮環，驚奇地喊出來。

「不會嫌大的，」妻一逕看著我笑，這時候又多少帶著一些勸誘似地說：「你試試看。」

於是我解除了追隨著我已經頗久的布條，把這條皮袴帶圍上自己的腰。

這是一個奇蹟：這皮袴帶在我的腰裏圍了一圈，兩端湊合起來，有洞的一端穿進另一端的金屬方環裏，活動的棒祇能够穿住五洞的最後一洞，要想勉強更進一洞也不可能。

這時候我纔開始驚奇我的腰圍，同時欽佩妻的眼力。我不自主地興奮起來，突然擁抱了妻，給她一個甜蜜的吻。

「如何？」妻離開我的懷抱的時候，勝利似地質問。

我一時無話可答，祇是笑，祇是傻笑，心裏卻說不出地高興，舒服。

我懂得妻呈獻這件禮物的意義：她要我藉了牠範圍我自己，約束我自己，她不希望我的身體漫無止境地圓大起來。「腰大十圍」雖然在小說書裏是勇士的氣魄，可是，一個人真正腰大十圍了，非但十分難看，累贅也要累贅死人哩。

我接受了妻的具有深意的禮物，服膺她的深意，開始圍扣在我的腰裏，稍微感到有些不舒服。一

向自由的身體如今要約束起來，開始也許是應該有點困難的。

「似乎嫌緊一些，」我束上皮袴帶，整了整袴腰說。

「你不是說太長了嗎？怎麼現在又嫌牠短了？」妻取笑似地責備說。

我開始感到慚愧起來，我覺得我的觀察力太差了，差得幾乎使人不能相信，自身的事應該最清楚，然而最糊塗，難道人真是所謂對自己最生疏的東西嗎？倒是妻的眼力够準確，我不曾發見過她曾經測量過我的腰圍，現在居然有膽量把最長的一條皮袴帶買回來，而結果卻剛巧合適，假若要我多少找一些批評的理由，我是連一些些的理由也找不出來的。

人真是對習慣容易馴服的動物，皮袴帶圍扣在我的腰裏，起先稍微有點不舒服，但過後就沒有什麼了，不要二三天功夫，這條皮袴帶就像是我的多年的老友一樣，非常熟識，非常舒服了。

妻的企圖顯然有了成效，皮袴帶在我的腰裏，每天天地範圍著我，約束著我，我的腰圍就此為止，不再加大起來，非但不再加大，而且漸有減小的傾向，我漸漸覺得金屬棒塞進最後一洞的時候，非常容易，非常方便了。

皮袴帶真是妻的最好的幫手，牠幫著她範圍我，約束我，牠天天這樣約束著，範圍著，一絲兒也不放鬆，我的圓而龐大的腰圍，似乎在牠面前屈服了，彷彿對牠表示崇高的敬意似地，每天稍稍退讓一

些，於是，開始覺得很緊，漸漸覺得很寬了，因為覺得寬，我把金屬棒塞進第二個洞，怪出奇的，並不覺得太緊。

我很高興！——一個人的腰圍太大了，究竟不是一件好事情，不論從審美的觀點上，從負載的觀點上，甚至從醫學的觀點上加以觀察，總歸是小一點的好。我真高興，妻的這件禮物，居然達成了牠的任務，我的龐大的腰圍已經減小一寸了。如果這條皮袴帶能夠繼續執行牠的任務，我的腰圍一定會一寸一寸地減小下去的，我相信。

事實真是最好的雄辯，我自從接受了妻的禮物，把這條忠於任務的皮袴帶束上腰圍以後，我的腰就完全順服似的一天天地減小，於是第二個洞，第三個洞，第四個洞，不上兩年工夫，一支小小的金屬已經很順利地塞進那五個洞了。

爲了腰圍的日漸瘦小，我感謝妻的奇妙的設計，啊，我真高興，我真高興！

皮袴帶給我帶來了高興，同時也給我帶來了厄運，當我把這根玲瓏的小金屬棒塞進了這條皮袴帶上原有的第五洞以後，牠並不會中止牠的任務，依然那樣有力地範圍著我，約束著我，雖然每減小一吋的時候，我一時地稍微感覺到有一些緊，但不久便漸漸地感覺到寬了。這現象，顯然地表示著我的腰圍又縮小了一吋，需要再添一個洞了。妻呈獻給我的禮物這皮袴帶上原來祇有五個洞，我不

得不自己動手加鑿第六個洞來適應我的腰圍。

這時候，世界的面目變了，戰爭的惡魔露出牠的猙獰的臉，伸展牠的醜惡的手，到處點燃起燎原的野火來，從蘆溝橋，從上海，一發不可收拾，報國有心，請纓無路的我以及我們，也就無事端端地被拋在水深火熱之中了。爲了祖國，爲了不滅的信仰，我祇有咬緊牙關，堅貞自守，勇敢地自信地準備著踏上飢餓線甚至是死亡線，靜候光明的到來。這其間，除了勞其筋骨，節衣縮食以外，別無辦法。節衣縮食的結果，造成了營養不良，因爲營養不良，我的腰圍急速地縮小起來，於是第七個洞，第八個洞，第九個洞，第十個洞，沒有多久時間，接連在皮袴帶上加鑿了這麼多的洞，一寸一個，並且十分自然地，跟著腰圍的縮小，連身體也瘦弱起來。

我開始怨恨起妻來，如果沒有妻的這條天天範圍我約束我的皮袴帶，那麼，我即使遭到了嚴重的飢餓，我的龐大的腰圍也許不一定會這樣急速地縮小的。

「你看，又小一寸！」每當我加鑿一個洞的時候，總是向妻這樣說，眼睛裏自然露著哀怨的光芒。「忍耐著罷，光明到來了以後，你又會胖起來的。」妻總是這麼勸慰我說：「而且你不比從前苗條得多，好看得多了嗎？」

因了環境黑暗，營養不良的緣故，事實上妻比我更爲瘦弱，然而妻的勸慰使我感到興奮，我們是應該堅苦地忍耐著等待光明的到來的。

於是第十一個洞，第十二個洞，第十三個洞，第十四個洞……每鑿一洞，我痛苦地咬緊一回牙齒，一個一個，都是我親手加鑿，鑿得我的手震顫起來。

當我堅忍地加鑿第十七個洞的時候，日日夜夜所企望著的光明突然到來了，籠罩這世界的戰爭霎時一掃，這使我和妻獲得了一場歡喜，歡喜得幾乎流下淚來。

今天我又親自動手在這條皮袴帶上加鑿第十八個洞了。光明以後的生活，未能完全符合著我們的想像，我的已經瘦小得像個「柳腰」的腰圍依然在無鑿止地縮小。如果這樣一天一天地繼續縮小下去，我想像不出我將會成個什麼樣兒——我不禁地感到悲哀了。

「你看，又小一寸！」當我加鑿第十八個洞的時候，我哀怨地向妻說。

這一次妻不再說一句勸慰的話，伸出她的無力的手，摸了摸我的變成瘦小的腰圍，舉起頭來看我，眼睛一紅，顯然地，她也感到悲哀了。

於是我擁著瘦弱的妻，給她一個甜蜜的吻，用來祝賀她的勝利。

鞋 底

第一我要謝謝我這雙鞋底，藉了牠，我走了許許多多的崎嶇險峻的路。

我的鞋底是汽車胎做的，我曾經看見過汽車，任重道遠，一切的載重，全靠車胎，車在平坦的道途上行進的時候，固然是勝任愉快，車在崎嶇的道途上行進的時候，也還是勝任愉快。我曾經讚美過車胎，我覺得車胎是忠實的實際工作者，牠不好名，可是實際的名歸與牠，牠不稱德，可是實際的德光榮牠。過去牠一心為汽車服務，替人服務還是在戰爭的野火擦起的時候。因為汽車的發動者汽油成了軍用而被統制的緣故，私人的汽車受了限制，車胎就顯然地過剩起來。當然是舊的，然而即使是舊的車胎，也還顯示了牠的偉大的功用，牠成了人們的鞋底，過去是載著汽車在道途上走，如今是載著人在道途上走。

車胎底的鞋子最初不被人重視，因為牠難看，因為牠笨重，但不久牠的唯一的功能被顯示出來了，牠堅韌，牠耐久。

我很幸運，我在戰爭不久就獲得了兩雙，我的看中了牠，並不是因為牠的特性，倒是因為牠的便宜。在當時，物價已經開始高漲起來，靠勞力度日的人，永遠不會有寬裕的經濟，幾十圓一雙的皮鞋，已

經是一個嚴重的威脅，自命斯文的人，不好意思赤著腳走路，在無可奈何的情緒之下，祇好選取比較廉價的車胎底皮鞋了，雖然笨重一些，雖然難看一些，那又有什麼辦法呢！

然而我的皮鞋顯示了牠的偉大的功用，八年的苦難，差不多可以說就祇依靠了牠，因了牠，我不會遭受到投機商人的榨取，任你把皮鞋的價格擡高到一百萬一雙，我就不會請教過一次；因了牠，我增強了我節約的勇氣，任你電車的座價增加到一千圓一站，我也不會請教過一回。在過去的八年中，我就祇依靠著牠，那兩雙車胎底皮鞋，早也走，晚也走，風裏也好，雨裏也好，幾次幾次製鞋的線因燥濕不均而爛了，我找鞋匠再製上一根，幾次幾次鞋面被過度使用而破了，我請鞋匠加上一個補釘……

現在我的皮鞋看上去彷彿已經破得不能再穿了，然而車胎的底依然還是完好的，還是那樣地堅韌，還是那樣地笨重，雖然在苦難中磨練了八年，彷彿不會磨損一些兒。

八年的苦難，人衰老了，意志消沈了，雖然勝利的歡欣鼓舞我們忘懷了難堪的苦難，一時也還難能完全忘掉，而我的鞋底，牠看起來好像滿不在乎，即使讓牠跟著窮愁的我再苦八年，牠也依然還有這種勇氣。

所以我應該讚美牠，而且我還應該頌揚牠。

油 燈

年輕的時候曾經居住過鄉村，鄉村的風景，鄉村的人物，一切都能够使我稱意，祇有一到晚上，遍地黑暗，用以照明的，祇是一盞油燈，燈光如豆，照明的限界非常地小，眼前祇覺得昏昏黃黃，模模糊糊，這使我討厭極了。

移居到都市以後，都市的照明設備，使我興奮，使我滿意，身臨這個不夜之城，感覺上彷彿已經獲得了永久的光明。

不幸這世界發動了可怕的戰爭，戰雲瀾漫著各地，這個不夜城也殼蝕在魔掌之下了。

「防空！」

「防空！」

「燈火管制！」

「燈火管制！」

就這樣這個不夜的都市落入悲慘的陰暗中，挨家挨戶，張起了防空窗簾不算，還要罩上了防空燈罩，罩上了防空燈罩不算，還要改小了燈光，改小了燈光不算，還祇許使用到九點鐘（正確時間）。

九點鐘以後呢，市民們祇好復古一些，在遮光設備之下，小心地點用油燈了。

這油燈，自以為頭腦冷靜的人也許會讚美一聲頗多鄉村風味，可是這都市，事實上既沒有鄉村一樣的風景，也沒有鄉村一樣的人物，祇這可厭的油燈，代表了一切的一切。

尤其是在所謂「防空日」的一天，非但不許有一線燈光外露，簡直不許有一點燈光。我恨起來，每遇防空日，索性連油燈也熄了，讓黑暗吞齧著這可憐的都市。

我恨，我的心常常詛咒：總有一天，我會撕毀了防空窗簾，撕毀了防空燈罩，並且——並且摔碎了這鄉村味的油燈，讓這都市復歸於光明。

因為——因為「最後勝利，必屬於我！」

現在，光明的勝利終於到了，獲取永久和平的光明的勝利終於到了！

於是，我立刻實現了日常的詛咒：有力地撕毀了防空窗簾，有力地舉起了那可厭的油燈，——忽一轉念，我應該好好地保存著牠，留作紀念，因為，也許頗有一些人會始終讚美牠賞識牠的。

草紙

我想世界上沒有再比草紙值得重視的，一個人沒有了草紙，我不知道將會發生怎樣難堪的現象，草紙所負的工作，雖然是最下賤的，可是牠的下賤就是牠的神聖，誰能夠坦白地說，在他的本位上曾經像草紙一樣，適如其分地完成他的本位呢？

記得聽到過這麼一個故事：

兩親家，因為窮纔成了親家，後來大家都發了財，成了富戶，彼此想眩耀一下他的富有；甲親家建造了一座花園洋房，落成的時候，請乙親家參觀，構造精巧，設備完全，到處有人侍候，甚至連廁所裏也有人專職呈遞草紙，一切的一切，不得不使乙親家極口稱許。乙親家建造了一座宮殿式的住宅，落成以後，請甲親家參觀，甲親家看了，也祇有極口稱許，心想我們的親家究竟能幹，處處地方他勝過我，我不如他。碰巧，甲親家想如廁，找來找去，找不見廁所，紅著臉向親家說了，乙親家立刻派役使導引他去，那是一個精美的廁所，他感到非常舒服，無論怎樣也找不出壞的批評，隨後他需要草紙，他把眼光掃遍了這廁所，除了精美的陳設以外，找不見一張草紙，也不見一個侍候的人，他覺得這是親家的最大的疏忽，是唯一值得批評的地方。可是沒有草紙怎麼辦呢，他需要，他招呼不到人，

又不好意思叫喚，心裏一急，未免頓起腳來。他一頓腳，地板立刻裂了個縫，鑽上來一個木人，一足跪著，一手呈遞著一張草紙，這突如的現象雖然嚇了他一跳，可是他滿意了，極口稱讚親家的能耐。

這故事雖然有點類似笑話，可是顯然的，草紙成了這故事的中心，兩親家所眩耀的不是富有，祇是草紙而已。

退一步說，從可能能夠適如其分地站在自己的本位上工作的，無所謂高下，無所謂貴賤，任憑你僕歐也好，主任也好，主席也好，任憑你木梳也好，刷子也好，草紙也好，一例值得尊敬，值得頌讚的，倒是那些存著非分之想，做著非分之事的人或物，那種人物，是再卑鄙再齷齪沒有了。不是嗎？如今一張偽幣買不到一張草紙，這就是說草紙的價值要高得多了。我們沒有偽幣不一定不能夠生活，我們沒有草紙就不能夠離開廁所。

草紙的所以能夠被重視，就在牠的適如其分，假如草紙也有非分之想，想爬到小姐太太的頭上做裝飾，爬到大人先生的身上做衣服，或是爬上桌子做碗碟，爬下鍋子做飯菜，那就豈不是成了笑話，成了天大的笑話。

因此，我們得問問自己，如果有著不能夠像草紙那樣適如其分地做著本位工作的，那麼，當我們一張草紙在手的時候，我們會感到慚愧的。

我頌讚，我頌讚值得頌讚的草紙。

肥皂

家人突然通知我，肥皂用完了，要我拿錢買去。我楞住了。我雖然窮，我相信總還不至於窮到無法買肥皂，可是碰巧我的口袋裏沒有錢，肥皂立刻要用，我將怎麼辦呢？

我開始怨恨起衣服來，一件清潔的衣服，一穿上身，怎麼這樣容易髒呢？衣服一髒，就得要洗，洗衣服就得用肥皂，如今肥皂那麼貴，這真是日常生活中的不勝負擔的負擔，如果衣服穿不髒，那不是省事多了嗎？

肥皂的原料是油脂，衣服的髒，大部分也是油脂，以油脂清洗油脂，想起來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但是一件趣味的事情。

衣服髒了要洗，洗衣要肥皂，買肥皂要錢，而我現在沒有錢，這該怎麼辦呢？這該怎麼辦呢？

想到油脂的成爲肥皂是通過了鹼的作用，那麼何不改用鹼來洗衣呢？

想到鹼可以從植物的灰裏提鍊出來，那麼何不改用植物的灰來洗衣呢？

想到植物的灰是從植物燒成的，那麼何不改用植物來洗衣呢？

想到植物是從泥土裏產生出來的，那麼何不改用泥土來洗衣呢？

想到泥土……

啊！我太想入非非了，這種非非想與當前的實際有什麼補益呢？我還是乾脆把這非非想寫下來，拿去換些肥皂來解決當前的問題罷。

我不知道這幾個字事實上能夠換幾塊肥皂！

抹 布

我是抹布，我是抹布，

我清除一切的垢污，

我抹去一切的塵土；

這是我唯一的任務。

我彷彿聽見抹布在牆角裏低聲地歌唱，音調是柔和的，情緒是愉悅的。

想想抹布的工作是再卑污下賤不過的，那怕是一條潔白的上好的毛巾，一做成了抹布，牠就安於本位，天天和污濁親近，器物蒙了塵垢，抹布就得使牠們明淨起來；餐桌積了食餘的殘渣剩垢，抹布就得使牠們清潔起來……

抹布做了下層工作，完成了牠的本位的任務，可是沒有人注意牠的光榮，也沒有人懷念牠的勞力，抹布終竟是抹布罷了，誰還有細功夫去替抹布歌功頌德呢！

抹布雖然卑賤得不被重視，可是牠的本身也並不需要被重視，牠祇盡分地做著應做的工作，不

會有過非分的想頭，看著牠做過工作以後靜靜地懸垂在牆角裏的事象就可以證明的。如果一個人能够不圖名，不圖利，終身守分地做牠的本位的工作，這是多麼值得崇敬呵！

祇是，抹布終竟是抹布呀！

聽，抹布又在牆角裏低聲地歌唱了，音調是柔和的，情緒是愉悅的：

這是我唯一的任務，

我抹去一切的塵土，

我清除一切的垢污，

我是抹布，我是抹布！

遺 忘

八年來被幽禁在黑暗之中，天天盼望光明的到來，現在，光明果然到來了，這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

八年來所受到的屈辱，所喫到的苦痛，一樁樁，一件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以開得出一篇詳細的清單來。

現在我們是世界的強國大國了，大家主張拿出大國民的風度來，要大度，要寬容，要以德報怨，要遺忘……這是對的，我們歷來所受的教育就是這些。

遺忘罷，把過去的大大小的屈辱，多多少少的苦痛，一股腦兒遺忘罷，縱然有遺忘不了的時候，自然應該隱忍著，隱忍著，讓牠漸漸消失在日漸陳舊的記憶裏。

我曾經做過一件優事情，是關於戶口食糧的，現在姑且把牠寫下來，寫下來以後，我預備立刻把牠完全遺忘掉的。

我曾經就若斷若續若有若無的戶口米中的某一次做過如下的工作：我把戶口米用篩子篩了一篩，發見篩去塵埃糠屑之類佔全數的四分之一，再費工夫揀了一揀，發見穀子稗子石子之類佔全

數的三分之一，所剩下來的佔全數三分之一強的所謂戶口米，不是紅米，便是黃米，不是黃米，便是糙米，而且是陳之又陳的。

我曾經就某一次的戶口蠶豆加以分析；爛豆、蛀豆、霉豆、泥塊、泥屑佔全數的五分之四，剩下來的全是一些久煮不爛的，不知道是什麼品種的蠶豆。

我曾經就某一次的戶口油加以觀察；顏色是灰黑的，透明度完全沒有，大部分的沈澱物不知道是什麼東西，煎起來一股異樣的難聞的氣味，更不用說入口是怎樣的滋味了。

戶口苞米粉我祇領教過一次，全是霉的，全是蛀的，全是結繹結餅的，結果使垃圾桶憑空添了一份財產。

他如戶口粉，戶口糖，戶口火柴，戶口肥皂，……名目雖然繁多，全都不合實用。

「民以食爲天，」這種民食，不知道是誰造了孽，讓我們一個個去享受。

這是一些不容易遺忘的小事情，可是現在大家主張要寬大，要遺忘，讓我們鼓起大國民的風度，遺忘了罷，完全遺忘了罷。

「煤球」座談

「不得了！不得了！」一位朋友氣喘吁吁地跑來和我說，「煤球要十八萬圓一擔了。」

我聽了也感到驚奇，上月份我買過煤球，五萬圓一擔還嫌貴，突然漲到十八萬，真有點嚇煞人；後來我拿規定的折合率算一算，就彷彿覺得並不貴了。

「並不貴呀，」我悠然地說。

「不貴？」他跳起來，「三百六十萬圓一噸煤球，九月十二日以前是這個價錢？」

「你不能拿偽幣來算，」我似乎在替煤球商解釋，「依法幣算，纔九百一擔，這還能算是貴嗎？」

「偽幣法幣，還不一樣是錢，」他顯然有點焦躁，「天曉得我們薪水階級要到什麼時候纔能够

在生活上鬆口氣呢。」

「煤球應該是很好的了，」我想疏解他的焦躁。

「比戶口煤球好一點，卻遠不如從前的煤球。」

「能够好一點就行了，現在什麼東西的成本都貴，他們賣這個價錢，也許還賠錢呢。」

「賠錢，說那裏話，」他又跳起來，「我這煤球是託了人向煤球廠老闆家裏情護來的，據說還是

從前的存貨，老闆留著自己用，現在市上不會有這種陳煤球，拿陳煤球賣新價錢，真正豈有此理！」

「也許是越陳越好罷！」我故意說了這麼一句笑話。

「那裏是越陳越好，反倒是越陳越貴，」說著他笑起來，「煤球商人的心真黑！」

這句話鉤起了我一些回憶，記得在八年前，最好的煤球纔賣一圓錢一擔，競爭的廠家減售八角一擔，還送一隻煤球爐，會打算的朋友每月輪流著向各家購買，於是家裏就會堆存著許多煤球爐。自從燎原的野火著起以後，奸商們目光犀利，計算遠長，囤積的囤積，擡價的擡價，壟斷的壟斷，居奇的居奇，物價就一般地高漲起來，上海這孤島淪陷以後，偽幣發行，跟著高速度膨脹，物價也跟著暴漲起來，小民在水深火熱中煎熬著，掙扎著，困苦萬狀，無可奈何，但總還有個希望，等到抗戰勝利的時候，一定會有好日子過，物價也一定會飛快地下落的。如今勝利了，光明了，物價非但不跌，反而狂漲又狂漲，雖然當局發出限令恢復九月十二日以前物價的布告，可是物價依然還是急速地往上爬，漫無止境。這現象，不知道是商人們故意弄筆法令呢，還是另有原因，小民是不會懂得的。其實呢，商人們即使恢復了九月十二日以前的售價，也已經比勝利前夕的售價高得多多哩。

「煤球商人的心真黑！」他重複說了這麼一句。

「和煤球一樣黑嗎？」他的重複語把我從回憶裏引回來，茫然地問。

「比我現在買來的煤球黑得多，黑得多！」

「這怎麼說？」我驚奇他的比喻。

「現在的煤球無論怎樣好，裏面總含有著過多的煤渣，過多的泥塊，把顏色搽淡了許多，煤球商人的心是純粹用上好的煤屑做成的，裏裏外外一般黑。」

「哈哈，」我不禁狂笑起來，「你的比喻真有趣——可是，黑心的不祇是煤球商人呀！」

「說的是，我看所有的商人的心全都是上好的煤屑做的。」

「話得說回來，現在煤球的市價，事實上不會有過十八萬圓一擔的高價呀。」

「誰知道，反正是小民倒霉，讓他們那些黑心人盡情榨取罷，」他說著，似乎輕鬆了許多，沒有先前那樣焦躁了。

我覺得他的感情已經復歸於平和，不需要再隨便搭訕，就不再亂談下去，他也就彷彿已經獲得了勝利似地，舒了口氣走了。

「勝利」之什

我們的中國經過了八年的苦戰，聯合了全世界的反侵略的武力，終於逼使侵略者放下了他們的武器，我們是獲得最後的勝利了。這是值得歡欣鼓舞的，萬眾騰歡，舉國若狂，一致恭賀，一致慶祝，即使被侵佔被踐踏的上海，也一時表現著新的氣氛，新的現象，來酬答這八年的堅忍的苦戰。

我歡欣，我像孩子一樣地歡欣。

我不想在任何角度有所說話，我祇奇怪上海的商人們的腦筋的靈敏，從前是「大王」的世界，什麼都是「大王」，像「瓜子大王」「湯麵大王」之類。現在，時勢造英雄，「大王」不時髦了，時髦的是「勝利」，你看：

關於喫的方面：

勝利筵席

勝利大宴

勝利和菜

勝利菜餚

勝利西菜
勝利大菜
勝利午餐
勝利中餐
勝利餐
勝利飯
勝利客飯
勝利快餐
勝利特快餐
勝利麵點
勝利蛋糕
勝利餅乾
勝利月餅
勝利聖旦
勝利大包

勝利圓子

勝利酒

勝利茶座

關於衣的方面：

勝利裝

關於日用品方面：

勝利燈

勝利香皂

關於其他方面：

勝利炮

這些都是見之於廣告。中國真是一個「民以食爲天」的國家，聰明的商人就搶先注意在喫的方面，不過我相信上海商人的靈敏的腦筋的轉動是不會停止的，不久對於人生所必需的衣食住行，一定會色色俱齊的，因此將來一定會有「勝利掃帚」、「勝利草紙」、「勝利棺材」、「勝利殯儀館」的一天。

上海商人利用過去的環境，從事囤積，從事擡價，一個個都變成暴發戶了，如今世界和平勝利到

來的時候，他們不謀抑低物價，以蘇民困這方面著想，而專門在名目上玩花樣，「無商不奸」從前是這樣，難道現在也還依然是這樣嗎？

「嗚呼，商人，嗚呼，上海的商人！」我不禁想套用小學生學做時文的爛調。

奧 秘

這期間，我接見了不少的「重慶人」——這句話是有語病的，應該說是從重慶歸來的人，他們根本不是重慶人，祇是曾經到過重慶，現在又從重慶回來罷了，可惜如今被叫成了一個專名詞，竟和「上海人」對立起來，其實他們大都本來是上海人，在不久的將來，他們都會一個個還原成上海人的，我相信。

每當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總會發生如下的對話：

「怎麼你瘦了？」重慶人驚奇地問。

「你卻胖了！」我答非所問似地怡然地答。

這是一個事實，從重慶歸來的人，確一個個都胖了；非但胖，而且看似年輕了些，從前是萎靡頹廢的，現在卻精神飽滿了，甚至即使從前是言語無味面目可憎的，現在卻也聲咳珠璣眉清目秀了。我不懂，難道四川的山水，真會改變人嗎？可是我從前也會看見過許多重慶人，在我的回憶裏覺得四川的山水並不一定真能够改變人的。

那麼這是什麼因緣呢？我不懂！我不懂！

我用我的聰來聽，用我的明來看，用我的靈來揣摩，終於我恍然明白個中的奧秘，「前方喫緊，後方緊喫」這顯然地判別了胖和瘦的原因。

不愛「緊喫」的人在現代也許不會有，問題是在「有得喫」和「能够喫」抗戰八年，被遺棄的人民在惡劣的環境中困苦地掙扎，能够存命已屬萬幸，大家弄到「沒得喫」，「無能喫」，祇來得及保持著一個瘦弱的身體來迎接光榮的勝利，迎接從重慶回來的胖人。

據說現在的實際情形已經不同了，現在已經變成「後方喫緊，前方緊喫」了，從前「緊喫」的，現在「喫緊」，從前「喫緊」的，現在「緊喫」，這彷彿是非常動聽的，我們受了八年惡運而變瘦的人，這一下可以漸漸回胖起來了。可是，幸運的「重慶人」恰巧迎頭趕上，能够「緊喫」的還是一些已經變胖了的人，我們這些瘦人依舊是「無能喫」，「沒得喫」，讓瘦弱的身體繼續瘦弱下去。

於是我發見了一個嚴重的問題——一個嚴重的民生問題，一個嚴重的營養問題。

傻 話

原子炸彈的威力，震醒了贖武者的迷夢，這世界立刻呈現和平了。可是，醒雖然一時醒了，卻很可能會有重新入睡的機會，等到贖武者重新做起他們的迷夢的時候，這已經是瘡痍滿目的世界，又將被蹂躪，被糟塌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雖然已經結束，可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火藥氣又在散發牠的固有的強烈的香味，對於這，凡是感覺稍微靈敏一些的人都會嗅察得到的。

這次大戰的被壓伏，是歸功於原子炸彈，因此一般人相信原子炸彈可以永遠維持世界和平。其實這又是一個夢。因為科學的進步，並不是單方面的，我們現在已經知道，在這件震驚世界的寶貨沒有出世以前，各國的科學家都在埋頭研究，這其間祇差底達完成的僅僅一線的時間，如果當時被完或在贖武者的手裏，我們試想現在的世界將會變成一個怎麼樣的世界？

現在，我們這個世界的愛好和平的人民總算幸運，這件寶貨不會被完成在贖武者的手裏，牠就拯救我們出離了戰禍。

就科學的觀點說來，「能」是不滅的，永在的；原子的爆炸現象，在宇宙間也是普遍地存有着的，

科學家們發見了利用的方法以後，非但造成了驚人的原子炸彈，並且還可以使世界的工業發生驚人的改變，一切的動力可以不再需要煤斤，祇是爆炸原子來解決。——如果真正能夠這樣實現的時候，那真是我們人類的無上幸福了。

這是一定能夠實現的事實，恐了科學家的繼續努力，在不久的將來，我相信。可是，不幸抓在贖武者的手裏的時候，將會發生壞到無可再壞的結果，我也相信。

因此，恕我說句傻話：我以為我們的科學家首先必須找到能够使宇宙間所有的原子同時爆炸的方法。把這可靠的方法昭告世人，使贖武者明白如果再要一意孤行，野心蠻幹下去，這世界總有一天會突然毀滅，而他們也就同歸於盡的，這樣，我們愛好和平的人民纔會真正獲得了永久和平的保障。

這傻話是可能的嗎？——我說是可能的，是絕對可能的。

笑話

在我所熟識的人中，有一位滑稽的朋友，他愛說笑話，每當有他存在的場合，他總逗我們樂一些時候。一天，我們的某一個集合中間有著他，我們發見了他以後，自然地靜了下來，大家的心準備著聽他的笑話。

「最後勝利，必屬於我，」他一坐定就這樣嚴正地說，「現在我們終於勝利了。」大家聽不出一個真正的意思來，祇以為他是在唱一些人云亦云的老調。

「我曾經發表過一次談話——」他的話急轉到引人注意，聽口氣彷彿他是一位政府特派的要員。

我們聽慣了他的笑話，熟識他的笑話的開端常常是突如其來的。

「我曾經發表過一次談話，」他說，「可惜那時候新聞記者沒在場，不會把我的談話記載下來。」我說我們清寒的文化人有著可憐的三部曲，第一部曲我稱牠做枵腹從公，不是嗎，我們真正的文化人，在這動亂的大時代中，那一個曾經喫飽過？第二部曲我稱牠做積勞成疾，這完全是事實，真正的文化人最清苦，最繁忙，既喫不飽，又太辛苦，自然是很容易積勞成疾了。第三部曲是——是身

後蕭條，你們看，真正的文化人沒有一個不身後蕭條的。」

「我曾經發表過懲治漢奸的主張。」他又說，「可惜那時候新聞記者也沒在場，不會把我的主張記載下來。」

「我說漢奸兩字應該分開來審察，除了真正的漢奸自然應該從嚴懲處以外，一種是漢而不好，像那些架起偽裝，虛與委蛇，而實際愛國救國護國的人；一種是奸而不漢，像那些利用機會，囤積擡價，發國難財勝利財的人。對於前一種人，我主張給他們榮譽，對於後一種人，我主張給他們嚴懲。」

「我曾經發表過整理偽幣的意見。」他又說，「可惜那時候新聞記者又沒在場，不會把我的意見記載下來。」

「我說我們使用偽幣的時候，是被迫著拿法幣二對一換來的，現在我們勝利了，我的意見以為應該用一對二的方式把法幣換回來，這筆損失，應該由敵偽全部償還。對於通貨膨脹的顧慮，我的意見祇要把所有的偽幣全部繳存銀行，作為一種特種定期存款，候集中起來向敵偽清算了以後，然後用發行公債的公式發還我們。」

「我曾經發表過……」

想不到我們這位愛說笑話的滑稽朋友不知爲了什麼，今天突然神氣起來，說出了一大篇貌似正經的話，教我們欲笑無從，失卻了聽笑話的意義和目的，雖然他還精神抖擻地「發表」下去，我却

不想再聽了，在離開這個場合之前，我權充一次新聞記者，把他的話記載下來，免得他明天又說可惜新聞記者沒在場。

「笑話」補

據說我們那位愛說笑話的滑稽朋友，那天還發表了許多妙論，第二天另一個朋友跑來告訴我，我纔又知道了一些，從我的朋友的傳述，我又有機會當一次新聞記者，把牠記載下來。

「我曾經發表過獎勵民間功人的意見，」他說，「可惜那時候新聞記者沒在場，不曾把我的意見記載下來。」

「我說那些導女妓女舞女之流應該受到特別的獎勵，她們犧牲了她們的色相，把那些敵人弄得混濁，樂不思蜀，忘記了他們的故鄉，忘記了他們的職務，因此間接救護了好些愛國的人。」

「我說那些買賣敵貨的人應該受到特別的獎勵，他們利用了特種機會，大量傾銷敵貨，使敵人的存貨運掃一空，使敵人來不及生產，變成生產貧乏，使他們在貿易市場上丟了很大的臉。」

「我說那些販運鴉片而且誘引敵人吸食的人應該受到特別的獎勵，他們運用了他們的神通，使敵人一個個吞雲吐霧，把他們自以為正經的事情都丟到了九霄雲外。」

「我說那些認賊作父，為虎作倀的人應該受到特別的獎勵，因了他們的作祟，激勵了不少愛國志士的士氣，使我們終於獲得了勝利。」

「我說……」

這纔是真正的笑話，可惜我的另一朋友也不會聽完他的談話，他所繼續聽到的就是這些。我倒感到後悔起來，我爲什麼那天不耐心耐性地聽下去呢？這是難得聽到的笑話，我爲什麼不聽下去呢？我後悔！我真後悔！

奇 遇

一天下午，因為有人請客，散工以後，就不會離開工作場所，和同伴對坐在寫字檯前，呆呆地挨等著約定的時間。外邊「河河」地下著雨，對著這雨，令人發悶，同伴一聲不響，徐緩地攤開紙，拿起筆，眼睛定定地望著窗外，彷彿想要寫點什麼東西。我想這是好機會，與其悶坐著挨時刻，不如也隨便寫點什麼來還還文債，於是我也攤開紙，提起筆，拿「朋友」做題目，埋頭就寫。

「你也寫？」聽見我的筆尖游走在稿紙上的聲音，同伴回過頭來問。

「哦，我還債！」我一邊寫著一邊答著，不會有功夫擡起眼來。

「你真會寫！」隨著這句話，同伴發出一聲輕微的笑聲。

這笑聲，我一時聽不出是欣羨呢，還是嫉忌，我彷彿意味出來，他是在笑我多產。其實呢，我寫的祇是一些短文，那裏會是多產。

我雖然不敢笑他難產，可是眼前是一個事實，我在寫，他在想，顯然他有點難產的嫌疑。

天照應，雨突然住了，大家同意乘這時機早些赴約，免得再被雨淋著了，於是我們住了手，難產的不會產成，多產的也不會產成。

我們從文化街報館街折入南京路，發見中國國貨公司門前淌著半馬路的水，預料在先施公司門前一定是水深盈尺的，於是我們商量定了繞走的路綫，奮勇地跳過水去。在這裏跳水的，不祇是我們，這時候有一個人脚跟一滑，翻身落了水，立刻圍攏來一羣愛熱鬧的人，一個美國水兵剛走在他跟前，迅速地把他從水裏扶了起來。一個意念浮起於我的腦海；人家究竟比我們強，要是沒有這水兵，我想也許不會有人肯把一個溼漉漉的人扶起來的，現在我們是強國的國民了，願我們多多向人家學習。

猛擡頭，不見了我的同伴，我們是在人家看熱鬧的時候失散了。於是，我像失羣的羊一樣，一個人孤獨地向前走，一邊走，一邊找，想找見我亡失的同伴，一時忘懷了商定的繞走的路綫。一路走到日昇樓前，同伴依然不見，前面卻是一片汪洋。我徬徨了，我站在電車站上，看著人家勇敢地涉水，一籌莫展。

「嗚」地一聲，一輛流線形的汽車停住在我的跟前，車廂裏滿坐著美國男女司機的也是美國人。這時候我靈機一動，舉手向司機招呼一下，意思要他把我渡過這汪洋，不會獲得他的許可，一脚登上車旁的踏板，一手攀住車門，車裏的人向我笑了笑，並不會拒絕我。這時候，有許多被水阻住的人一齊擁上車子，像蠅子附羶一樣，車殼上立刻黏滿了求渡的人，車裏的人也並不拒絕，開動車子，向汪洋衝進去了。車在水裏像船一樣緩緩地行進，水「池池」地濺開了，激起了許多浪花。水真深，車子浸在水裏，幾乎浸上踏板，差一點把我的脚浸溼了。

車子在汪洋似的深水中緩緩行進，顯出十分困難的樣子，剛過永安公司，車子突然「拋錨」了，就像一隻失舵的船一樣，拋錨在這汪洋深水裏。水圍著車子，車上的人就彷彿孤立在孤島上一樣，進退維谷。這時候我稍微有點悔起來，我爲什麼不依照我們的商定繞道走去呢？現在我的同伴也許已經很安全地抵達目的地了，而我卻被困在深水裏，毫無辦法。

也許是幸運，後面開過來一輛「吉普卡」，我們的司機像在大海裏發見了救生船一樣，立刻發出求援的呼號，「吉普卡」隨即負起了救援的任務，鼻頭頂著屁股「嗚嗚！」把我們的失舵的船頂出了大水的區域，而我也就被頂到了目的地。這時候我發見我的繞道的同伴還沒有來。

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奇遇。

「奇遇！」「奇遇！」我很感動，逢人便說。

「物」與「幣」

「物價高漲」現在有一個新的說法，叫做「幣值低落」。

想想這句話似乎不錯：「物」總歸是「物」，譬如說柴米油鹽罷，今年的柴米油鹽，去年的也是柴米油鹽，前年的仍還是柴米油鹽，推而至於其他的一切「物」，也完全是這樣，「物」的本身是不會變的，在變動的是「幣」，前年買「物」要若干錢，去年買同一「物」要若干倍的若干錢，今年買同一「物」又要若干倍的若干錢，同一種「物」，付出的「幣」卻一年年地加上去，近且變本加厲，一月月地加上去，甚至一天天地加上去，急速增加到使你不相信——這顯然是「幣值低落」了。

再想想又好像有點不對：前年用的是什麼「幣」，去年用的也是同一種「幣」，今年用的仍還是同一種「幣」，「幣」的本身也像「物」的本身一樣，不會看得出走樣，「幣」也應該是不變的，怎麼拿了同一數量的「幣」，在前一個時期買到「物」，在後一時期，就會買不到同一「物」呢。「物」是不變的，「幣」也是不變的，怎麼會有這種不同的結果呢？難道是時代在變，一變就變出這種怪現象？

也許是的，從前是「偽幣」，現在已經變成「法幣」，雖然「偽幣」直到如今還不會絕跡，這時代的確是變了。而且「二百對一」，皇皇大令，這一變一定會變成「幣值高漲」或者「物價低落」的。

可是——可是問題又來了：

作算從前使用的是「偽幣」，「偽幣」不值錢，以不值錢的「偽幣」去買「物」，自然要「物價高漲」，自然要「幣值低落」了。不是嗎？「二百對一」便是不值錢的明證。可是，讓我們來看一看現在的「物」價；從前以一千圓「偽幣」買得到的「物」，現在拿一千圓「法幣」就無處買得到；從前二百「偽幣」可以喫到一頓飯，現在二百「法幣」祇能够啃啃大餅油條。——這從前，不是古遠的從前，卻還祇是幾個月來的事。

難道「法幣」的「幣值」也「低落」了？或者「物價」又「高漲」了？被苦惱纏住了的老百姓實在弄不明白。

也許其中有著奧妙的道理，有著基於經濟原理和政策的奧妙的道理，這，不懂經濟的老百姓是不會懂得的。——其實呢，被苦惱纏住了的老百姓也不需要懂得，老百姓祇要能够生活，能够安居樂業，能够沒有麻煩，沒有苦惱，就感天謝地，啞口無言了。

「夢」與「醉」

「夢」與「醉」彷彿是兩件事情，又彷彿是一件事情。

我愛酒，我也愛夢。酒到醉時就彷彿走入了夢境，夢到濃時就彷彿踏進了醉鄉。

你不信嗎？你試試！你喝酒：一盃香冽，兩盃芬芳，三盃陶然，四盃五盃——於是你會忘記了一切，或者你會記起了一切，你會忘記了痛苦，快樂，愛戀，仇恨，或者你會記起了痛苦，快樂，愛戀，仇恨，於是你會哭，你會笑；你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想破口大罵就破口大罵，你會完全大膽，完全沒有顧忌，要怎樣便怎樣；於是你會盡情地發洩你的一切，你會感到舒服，感到痛快；於是你可以說「我醉了」，或者說「我不醉」；一切的一切，完全自由，自由得和在夢境裏一樣。

你不信嗎？你試試！你做夢：你會離開現實的快樂與痛苦，走進另一個痛苦與快樂；你會看見從沒有看見的，你會享受從不曾享受的，你會是優遊的王子，你又會是流浪的乞丐；你會盡情地愛，你會盡情地恨，你會盡情地愛你所要愛的，恨你所要恨的，你會絕對自由，毫無顧忌，完全像喝醉了一樣。

人能够長醉永夢是多麼優美呢！

然而不能不是一個遺憾：醉會有醒的時候，夢也會有醒的時候！當你醒過來面對了醜惡的現實，

你的苦痛會更深一層，你會抑鬱到不能夠呼吸；於是你會再想夢，再想醉，你會再尋求醉，再尋求夢。

尋求「夢」與「醉」的人，並不是想逃避現實，倒只是想尋求現實，尋求真的現實，美的現實，善的現實。這種現實，在如今的現實世界裏尋求不到的時候，那就祇好從酒裏從夢裏去尋求了。

有一天人能夠醒著面對真的美的善的現實的時候，便不再看見涵酒的人和做夢的人了，——至少我相信。

我愛夢，我也愛酒。

「夢」與「醉」彷彿是一件事情，又彷彿是兩件事情。

典 型

我提起筆來想寫一個人物，這個人物是一位女人，這位女人據說是前進的。

我不想寫她的一生，因為我對她不十分熟識，我不知道她的前半生的歷史，非但是前半生，就是她現在的歷史，我也不十分清楚——那麼我怎麼能夠寫她呢？道聽塗說，我祇從我所聽到的拉雜地寫出來，這些事也許可以成爲她一生的傑作，或者也許就是女人們所共同具有的典型。

據說她的福分很大，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她有了一位老實的丈夫，這位丈夫的老實的程度，真是夠頌讚的，遇到無論什麼事情，祇會皺眉頭，祇會哭，於是她就成了一家之主，牝雞司晨，一個家庭就在她的前進的指揮下建築起來，而且支撐得很像樣，有著整幢的房屋，有著簡潔的傢具，有著成羣的兒女，有著盡職的傭僕和奶媽，有著許多好好壞壞的親戚和朋友，有著……

她很前進，她會唱義勇軍進行曲，也會唱毛毛雨，更會唱……

八一三的燄火響起以後，愛國的人們，爲了慰勞抗戰的勇士，發動募捐，她覺得她即使是一個「匹婦」也應該「有責」，她立刻自動地勇敢起來，一邊唱著「起來！起來！」一邊向鄰居們婉言募捐，彙總起來送到收捐的機關，她的熱心，殊可欽佩，人們當然擁護她的工作，誰願意聽到「冷血動物」

這醜惡的名稱，假使有人對於捐款稍微有一點含糊的時候，「難道你是一個冷血動物嗎？」這一句話在她是非常純熟，隨時可以響亮地流利地吐出來的。然而她自己呢，她有著一句靠硬的標語，「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假若有人質問到她自己的時候，這便是她的唯一的法寶。她的勇敢的熱忱終究獲得了頌讚，而前線的勇士也終究獲得了慰勞。

國軍後撤了以後，環境突然一變，她是一個前進的人，識時務者為俊傑，立刻靜默下來，保身養晦，既不隨軍後撤，也不東躲西逃，靜靜地守著，守著，等待光明的到來。

「生活」是一隻兇殘的野獸，牠開始吞齧被遺棄的人，她是人，當然這野獸一視同仁地看中了她，於是她開始感到困難了，為了圖謀減輕日常的負擔，漸漸把房屋分租了一部分，讓自己的範圍縮小一點，把奶媽辭掉了，自己來撫育孩子，最後甚至連傭僕也辭掉了，自己來洗衣，燒飯，刷地板……可是「生活」這野獸並不因此放過了牠，任她怎樣節衣縮食，她的一家充滿著愁苦，充滿著神經衰弱，充滿著營養不良。

另一方面一些精明的投機者，狡猾的野心家，以及一些特殊的「幸運者」們利用時機，適應環境，混水撈魚，一個個而團體胖，趾高氣揚，有了地位，成了暴發戶，「生活」這野獸對他們失卻了威武，奈何不得他們。這些特殊的怪現象，聽到她的耳裏，看到她的眼裏，她開始動搖起來，「光明究竟會不

會來呢？」她對自己這樣質問，「即使會來，一定還很遙遠。」她對自己又這樣回答，於是她苦悶了，眼前一片黑暗，找不出一條當走的路。苦悶之餘，她開始責罵起丈夫來：說他祇會吸煙，祇會胡鬧；說他祇會唉聲嘆氣，祇會喫飯瞞覺；說他祇會一味清高，看著讓一輩子窮得死掉；說他不睜開眼睛看看人家怎樣發財，怎樣攀高，她說人家的丈夫是金珠財寶，自己的丈夫是草包膿包……責罵的聲音一次一次地多起來，響起來；於是乎「死人！」「死人！」這清脆的罵聲，時常可以明晰地聽見。

然而丈夫是一個十足的老實人，他祇會皺眉，祇會哭，除了皺眉頭，除了哭以外，即使真的把他罵成了死人，也是毫無辦法的。

忽然她生出一個主意，「千穿萬穿，馬屁不穿。」丈夫既然一無所用，徒然責罵責罵也依然是一無所用，倒不如親自出馬，向一些在這幸運的際遇裏成了暴發戶的親戚朋友去訴求訴求，或者會獲得相當的成就。於是他鼓起像募慰勞捐那時一樣的勇氣，親自出去分頭活動了。

她的企圖獲得了意外的成就，一個暴發的朋友允許以相當的力量來維持她一家的生活，直等到光明的到來。

她奏凱歸來，第一就在丈夫面前誇耀，藉以顯出她的丈夫真實是一個不中用的「死人。」隨後就在鄰居們面前誇耀，藉以顯示她的能幹，她的前進。

自此她安靜下來，「生活」這野獸一時沒奈何她，可是對丈夫的責罵並不根絕，「死人！」「死

人！」她彷彿要利用這漂亮的名詞來榮耀自己。

機會湊得真巧，現在光明果然到來了，被圍困在八年的苦難中的人們歡欣地呼喊起來，她是一個前進的人，她也應和著歡欣地呼喊起來，同時「起來起來！」她一邊又哼出了義勇軍進行曲，一邊在計劃怎樣雇用傭僕，怎樣收回房屋了。

我想寫的人物，就祇這些，恕我對於女人的認識，不甚清楚，不會寫出所應當寫的，不過我覺得這彷彿是一個頗為普遍的典型，在這劇變的時代中，不單一個女人是這樣，也許大多數的女人都是這樣，不單女人是這樣，也許大多數的男人也是這樣。

一點墨汗

清晨起來，磨墨寫字，一不留神，一粒墨汁從墨池裏飛濺出來，飛落到我的衣袖上。立刻脫下去洗，洗來洗去洗不掉。一件潔白的襯衫，從此遺留著一個永難磨滅的汗點，每當我穿起這件襯衫的時候，心裏總浮起一些莫名之感。

於此，我獲得一個強有力的啓示：人生就像這件潔白的襯衫，在一生的過程中，對於思想，對於言行，對於工作，對於待人接物，對於一切的一切，要時刻留神，保持純正，廉潔，清白，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莫謂無關大要而隨隨便便，一不留神，即使濺著了一粒小小的汗點，也就是終身之玷哩。

然而，然而世界之大，獲得這個啓示的有幾人呢？接受這個啓示的有幾人呢？奉行這個啓示的有幾人呢？

「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我足。」我不禁慚然！

我不禁慚然！

談「清」「寒」

一提起「文化人」除了那些專替敵僞張目的「掙客」「文丐」之流以外，大家的觀感，凡能够堅定地站在自己的本位的文化人，幾乎全都是「清寒」的。

本來麼，文士固窮，清寒是書生本色，如果一個文化人而不清不寒，就不成其爲文化人，即使仍舊廁身在文化人之列，至少可以說有點「無行」之嫌了。

然而，努力守住自己的本位的有行的文化人，事實上也有清而不寒的，而那些替敵僞張目的無行文人，事實上也有寒而不清的。

這怎麼說呢？我的解釋是這樣的：

有行文人一時的放下筆的武器，去做生意，經營著另一種賺錢的買賣，這一些文人，在文化人的立場上是清的，在個人的立場上就不一定寒了。

無行文人到處獻媚捧腿，結果不會捧上，馬屁拍在馬腳上，一無所得，這一些文人，在個人的立場上依舊是寒的，在文化人的立場上那就不清了。

所以，要衡量這動亂時代的文化人，應該把「清」「寒」兩字分開來觀察，不能够混爲一談的。

審

自從抗戰軍興以後，我因為職務上的關係，以及私人的經濟能力的不濟，未能追隨國軍，光榮撤退，祇好連人帶地，深深地墮入泥犁地獄了。淪陷以後，感到處境的困難，生活的苦悶，祇有靜靜地躲著，堅堅地守著，甚至把自己當做已經死了似地行尸走肉般地活著，希冀勝利早日到來，希冀逃避難能逃避的苦難。

然而因為我負責了幾位作家和幾個劇本的代理人的緣故，難能逃避的麻煩終於找到我了：

巴金的創作是轟動一時的小說，曹禺所改編的是轟動一時的劇本，小說和劇本的本身當然不成問題，可是兩位作者都在內地，這就難免成些問題了。當劇本完成的消息傳到上海的時候，好幾個劇團搶著想上演，大家爭先地來和我商量，圖謀獲得優先權。我為避免麻煩計，一概拒絕了。後來，不知道怎麼樣，劇本的稿本被一個劇團弄到了，劇團方面堅決地主張演出，並不徵得我的同意，用了先斬後奏的故技來造成既成事實。劇本送審，居然通過了，他們就興高采烈地排練起來，我拿他們沒有辦法，祇好由著他們了。

不知爲了什麼，在上演期的前幾天，審查者突然追究起劇本的來源來，那時候正鬧著檢舉一通

敵」的把戲，這樣一來，劇團方面著荒了，念頭轉到我身上，挽出人來和我商量，要我擔當這個劇本來源的責任，幫著他們渡過這難關。劇本雖然不是我供給的，論理我也該幫幫他們的忙，然而一想到他們違反了我的意見，我就感到老大的不高興，「等著再說罷，」當時我這樣說，既不答應他們，也不拒絕他們。

事態居然嚴重起來，劇團方面的負責人突然通知我說，審查者要傳代理人去問話。這使我納悶起來，心裏感到難受，就像逼使蟄居深閨的人去拋頭露面一樣地難受。同時心裏又有點氣，我覺得這也許是劇團方面搗的鬼，雖然不能夠說是嫁禍於人，但至少他們想諉卸這一個責任。

「他們要審問我？」我帶一點氣意。

「不是審問，」劇團負責人多少帶一點客態說，「不過想查問一下劇本的來源罷了。」

「這個，你可以清楚地告訴他們的。」

「不過」劇團負責人顯然地遲疑一下說：「我們已經告訴他們說不知道——這個，——這個，請你幫我們一點忙罷。」

「幫忙似乎不應該是這樣的幫法。」

「完全是用了朋友的態度，」劇團負責人變成囁語起來，「完全是用了朋友的態度。」

「我不接受，」我突然強硬起來說，「如果他們認爲我這個代理人是有罪的，那麼，叫他們拿傳

票來傳，如果我抗傳不到，他們可以拿拘票來拘，或者更可以拿任何武裝力量來把我帶走。——要是像這樣呼貓喚狗似地，老實告訴你：我不去！」

劇團負責人一時無話可說，默默地走了；可是，第二天他又來纏住了我：

「我已經接洽過了，」劇團負責人一見面就這樣說，「他們並沒有麻煩你的意思。」

「我早已說過我不去，不管他有意思沒意思。」

「那麼我們找一個地方隨便談談好嗎？」劇團負責人用了非常柔和的聲音說，「我已經接洽好了，完全是朋友的態度。」

聽口氣，劇團方面有著難言之隱的困難，而這種困難有待於我去解決。我想劇團方面我有著許多朋友，如果我過分的拒絕了，也許我會對不住朋友的。自己這樣考慮一下，我的心曠了下來，我覺得我不怕得罪他們，我可不能夠得罪朋友，友情應該是最寶愛的。

「也好！」我無條件答應了。

於是我們步入了警察局。

會談的地點是警察局七樓的會食廳。那是下午三點鐘光景，食廳裏除了幾個僕歐以外沒有人。所有的桌椅靜悄悄地排列著，我們揀了一個靠窗口的桌子坐下來。坐下來時候，我心裏感到有點不舒服，也許他們臨時利用這食廳做裁判所，局騙我來受審的。我的思潮立刻像受了風一樣起伏著，

激盪著。

「既來之，則安之。」我應該鎮靜下來，看這個故事發展到什麼程度。這樣想著的時候，我的心漸漸平靜下來，同時在心裏盤算怎樣應付當前的環境。

一個矮子帶著幾個人（大概是譯員罷）從另一個門口踱進來，走起路來一埋一埋地，看樣子很兇。經過介紹以後，纔知道他姓「矢部」，是文化審查工作的負責人。

矢部坐下來，第一件工作是吩咐僕歐預備可可茶，第二件工作是打開煙盒請我抽煙，好讓我一邊抽著煙，一邊喝著茶，從從容容地受審。這在他算是最客氣的了，可是我這個不識擡舉的人受了反而覺得分外地不舒服。

「先生是文化界知名之士，」矢部的話通過了譯員的翻譯如此說，「我們有機會相談相談，真是榮幸。」

我的臉倏地紅了起來，看他一臉嚴肅的樣子，滿以為必會有一翻嚴肅的辭令，誰料他對我客氣起來，雖然我不知道他的意義和態度的真假，可是我變成無法應付了。

「不敢！不敢！」我囁嚅地回說。

「請問先生，」矢部的話又響起來說，「你怎麼做成他們的代理人的？」

「我得先聲明，我是一個文化商人，」觸及這個問題，我立刻吐出來準備著的腹稿，把這問題拉

到公的立場上來說，「因為文化商人難免不和文化人接觸的緣故，我們就認識了，因為認識的緣故，當他們離開此地的時候，就委託我做了代理人。——這是我們文化商人對文化人應盡的義務。」

「他們沒有別的朋友嗎？」

「誰知道！我想他們以為以文化商人做文化人的代理人是再合適不過的。」

「你們通信嗎？」矢部的話漸漸逼近到他們所謂的「通敵」問題上來。

「事實上不需要通信，」我依舊吐出來預備好了的腹稿說，「代理人是應該有全權的。」

「那麼劇本是從那裏來的呢？」這審問急轉到劇本來源問題上來。

「劇本嗎？——」我遲疑一下，看了看劇團的負責人，發見他正用求助的眼光看著我，面部的表情頗為緊張，我立刻感覺著我的任務，我是應該有助於他的，於是我避重就輕地繼續說：「一個劇作者寫成了一個劇本，通常是發刊在報章雜誌上，或者印成了書本，普遍地發行，任何劇團如果需要上演，報章雜誌或者書本就是他們的來源。」

「我說的是即將演出的家的劇本。」矢部抓住了這審問的目的。

事態漸漸嚴重起來。我始終肯定我不能夠代負這個責任。我敏捷地看看劇團的負責人，他顯然有點急了，額角上隱隱地現出汗光來，雖然這時候是一個仲冬的天氣。但當時我不知道爲了什麼，下意識地殘忍起來，想多看一下他的窘態。

「這個麼，」我笑了笑說：「你問他。」同時我伸出手指來指一指劇團的負責人。劇團的負責人突然震了一下，彷彿受到了電擊似的，滿頭的青筋開始飽綻起來。

「那麼你說，」矢部的態度突然嚴厲起來，目光直射著劇團的負責人說，看去彷彿在責備他以前的謊話似的。

我的心突然感到不安起來，耽心著爲了我的下意識的殘虐，使他遭逢到厄難，這時候我反而衷心地祈願他會找方法穩度這個難關。

「以前我並不知道，」劇團的負責人漲紅著臉，嚙嚙地，艱難地，應用他的謊話來圓謊說，「現在我知道：是一個愛好戲劇的女孩子從內地帶回來的。」

「她爲什麼要帶來這個劇本？」

「從內地逃回來的時候順便帶來的。」

大概這一個「逃」字恰了矢部的心，他的嚴肅的態度緩和了下來，靜默了一些時候，彷彿在考慮什麼似的。過後他柔聲地問：

「那麼人呢？」

「她——回鄉了！」劇團的負責人圓完了這個謊。

「先生，恕我再問一句，」矢部的談鋒指向我說：「負責代理的情形是怎樣的？」

「簡單得很，」我悠然地說：「一個劇團選定了劇本，先向代理人徵得了上演權，然後送審——劇本的能够上演與否，完全是審查方面的事，與代理人絕無關係——以後，代理人祇要按時收取上演稅就完了。」

「先生所代收的上演稅是用什麼方法匯去的？」

我突然地感覺到這又是關於「通敵」的審問，我深深地後悔我不會完全按照了我的腹稿，這樣隨便的答語，我又闖了一次禍了。然而話既然說出口了，這又有什麼辦法呢？忽然記起劇團的負責人的謊話，我也祇好學著造起謊來。

「對不起得很，」我略略欠了欠身子說，「我生來就窮，因為物價的高漲，我個人的生活難以維持的緣故，所有的上演稅我都挪來移作個人的生活費了。」

「那麼將來怎麼辦呢？」他居然爲了我這個謊話耽心。

「那祇好將來再說了。」我完結了我的謊話。

這時候我突然發見坐在矢部旁邊的一個人埋著頭在寫些什麼，我感到驚奇起來，難道他帶來了錄事，在替我記錄口供嗎？我不禁把眼光盯住了他，顯然地多少有點怒意。

「不用記了，」矢部彷彿已經發現了我的心意似地命令那個負責記錄的人說，「我們是隨便談談的，根本不需要筆錄。」

錄事員不自然地把鈔簿和鉛筆塞進衣袋裏。我下意識地佩服矢部的聰明和錄事的忠實。

「先生，恕我冒昧，你對於鮑斯演說的意見怎樣？」

「那一個鮑斯？我對於突如其來的問話，感到莫名其妙。」

「就是那位印度主席，新近訪日訪華，昨天報上有他的演說辭。」

我敏感地察覺他在開始所謂「思想檢查」了。我多少感到一些惶恐。

「慚愧得很，我不懂政治，而且我以為商人是不需要聞問政治的。」我又這麼造了謊。

「那麼上海文化界的動態，你以為如何？」

「我說過我是文化商人，我祇知道做生意。」

「那麼上海書業的營業情形如何？」

「一句話，蕭條，你想罷，生活程度高到這樣，市民們連謀生都困難，書籍究竟不能當飯喫，因此簡

直是生意毫無了。」說著我笑了。

矢部也笑了，笑得十分自然，我測不透他是滿意的笑呢？還是陰狠的笑呢？

不過此後情形鬆怠下來，他不再追問關於劇本方面的，甚至是文化方面的事。接著他又吩咐僕
歐添了杯可可茶，又請我抽煙，隨便吐出了一些不知所云的話，我也隨便吐出了一些不知所云的話，
直到他恭敬地送走我們。

我步出警察局門的時候，偶然看了看劇團負責人的臉，發見他的臉還遺留著一些汗珠，他正用手帕在揩，我下意識地摸了摸我的額角，怪出奇地彷彿也有些潮意。於是我們無言地笑了。

後來戲順利地上演了，這個審問沒有後文，直到現在沒有後文。

不見的人

——懷陸蠡

唉，可憐！可憐！好好的一個人，突然地不見了。

怎麼樣不見的？不是轟炸，不是流彈，不是飢餓，也不是水火，是在自以為平安的狀態中不見的。

上海「一二八」的三個月之後的一天的下午，這個可憐的人被迫著不見了。

這是一個文學者，他負責著一個小型的書店，書店在那時候是厄運臨頭，抄的抄，封的封，一時激起了很大的變動，文化事業被認為「事變」的導火線，文化事業的負責人就是「事變」的「責任者」了。

一天下午，這個小型的書店裏突然出現了幾個巡捕和偵探，聲言找負責人，碰巧他不在店，在另一個朋友家裏，巡捕和偵探們就守在那裏，一定要等到他回來，書店的夥計們著了慌，設法通知了他，要他躲避，他和朋友商量的結果，覺得一個人應該來得光明，去得清白，自己既不是「一個戰鬥員」，又不是一個工作者，所有的猜測全在書店方面，幾個大書店封了，並沒有抓人，經過了「正義」的努力，不久也就復業了，因此決定不稍躲避，毅然地直接上盧家灣捕房去報到了。

當天晚上人沒有回來。

第二天，一些朋友知道了，聚攏來研究研究，覺得一個清白的人是決無問題的。等到上盧家灣捕房去探聽，捕房方面回答說：「不關我們的事，是福州路捕房要的人，早已送去了。」於是急急到福州路捕房去探聽，捕房方面回答說：「不關我們的事，是虹口憲兵隊要的人，早已送去了。」

於是朋友們著了慌，大家相商該怎樣營救，我們這些朋友全都是可憐的，既無財，又無勢，更無一個落水的人，拿什麼去通關節遞手本呢！

一連好些日子，這個可憐的人就像星星被捲在雲裏一樣，既沒有消息，也不見出來。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個能日語的朋友，於是權充了通譯，利用了某種機會，我們大著膽踏進了虹口憲兵隊。

幸運得很，會見了一個相當高級的負責人，坐定以後，我們探問他那裏有沒有這個人。

「有，有，」那個人輕鬆地說，「他是共產黨——」

共產黨？我有點茫然了，我們的朋友是即使燒成了灰也不會變成共產黨的。

「——我這裏有證據，」那個人說著，隨手在他的文件匣裏亂翻，要把那證據翻出來。

「不用了，不用了，」通譯的朋友心裏不知道激起了一些什麼感覺，慌張地說，「我們不過隨便問問的。」

於是我們祇好垂頭喪氣地退了出來。

從此以後，就沒有找到可靠的營救的路，消息漸漸模糊起來，一回兒聽說上蘇州去了，一回兒聽說上南京去了，一回兒聽說在集中營，一回兒聽說在反省院——這些都是毫無根據的謠言，朋友們跟著這些謠言團團轉，但完全是白費，始終不會看見這個人。

如今世界和平了，靠武器生活的人也放下他們的武器了，然而我們的朋友，這個可憐的人卻始終不再出現在我們的面前。

我們的這個永遠不再看得見的可憐的人的名字是陸蠡，他的譯著有憶羅亭（譯文叢書）格拉齊拉（文化生活叢書）海星，竹刀，囚綠記（文學叢刊）。

是緣呢還是命呢？是冤呢還是數呢？我們無端地損失了一個文學的朋友！

我理想中的新中國

我理想中的新中國：

政治是開明的。

軍事是統一的。

法律是公正的。

經濟是一元的。

教育是實用的。

社會是平等的。

人民是自由的。

生活是安定的。

我理想中的新中國！

人生的戲劇——夜店

話劇在過去並不被人重視，以爲祇是一些文明戲的確，直到最近爲止，事實上還存有著文明戲型的準話劇，然而真正的话劇，事實上也已經造成了觀衆的需要。

戲劇應該是人生的，這是一種藝術，是一種最能够完成心理建設的廣大的藝術，劇作者的努力在這一點上，演出者的努力在這一點上，觀衆的接受也在這一點上。這是十分顯著的，近年來的話劇，在這一點上有了偉大的成就。

從前的劇本，彷彿是寫來讀的，現在的劇本卻是寫來演的，不論是創作或是改作，劇作者把握住了出發於人生的靈感，通過了演員的純藝術的演技，完成了偉大的活的戲劇——人生的戲劇。

對於話劇，我是圈外人，我不懂戲，我祇有這一些似是而非的直覺。可是，我衷心地承認這一種直覺。——你不信嗎？請看一看「夜店」的演出。

後記

這個集子裏所收的是自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日以後至十二月底的這一個時期裏所發表的雜文，——不，一些牢騷。

在被敵偽控制住了的環境裏，我堅忍地藏起了我的破筆，如今這筆尖似乎發鏽了，筆底下全是鏽屑，全是牢騷。——這「牢騷」的東西是够奇怪的，發不出來的時候自然是「滿腹」的，等到發出來了以後，就完全沒有什麼了。

所以我不反對發牢騷。

然而，自然有人不主張發牢騷的。這是事實，因為那篇「朋友」的雜文，就引起一位青年朋友曉歌先生的反感：

友 情

曉 歌

有人怨恨自己沒有朋友，雖然他有著數不清的同事，同學，同僚，然而他認為沒有一個可以作為朋友的。因為沒有一個是能對他肝膽相照，性命相許的人物。

這位先生的常以上面的感嘆矜持，因此，他不但至今不會找到真正的朋友，而且所有的同事、同學、同僚，全因他的暗諷而離開了他。

他爲了孤獨，更咀咒友情的蒼薄，他的周圍最後一個人也不剩。

其實，發什麼牢騷，發又有何益，要他人以肝膽相照，性命相許，且問一句：「你可曾以肝膽與生命許人？」

他的啞然將是他的最滿意的回答。

話當然是對的，不以肝膽與生命相許的人，還能够算是朋友嗎？我知道，我完全知道「相濡以沫」固然是朋友，難道「相濡於江湖」就不是朋友嗎？所以，這僅僅是尺度問題，你愛用什麼尺度去衡量，這是你的自由，我自我自己的尺度，我衷心地感到曉歌先生的反感，似乎大可不必。

說矛盾，這個雜文集子裏的矛盾之點多著呢，不過，我以爲，這祇是牢騷，就讓牠矛盾一點也無所謂。而且大部分也已經是過時貨了，再說，像關於物價之類，如今不是更駭人聽聞了嗎？但因爲祇是牢騷，我願意讓牠多多存真一點。

是「存真」，不是「認真」，這世界根本就祇是這麼一回事，太認真了是做不來人的。假使有人歡喜牢騷，那纔怪，那纔不怪。

